防並陳敦學之空順帝感翟酺之言更修黌序本初元年詔大將軍下至六百石悉遣子就學自是游學增盛至三萬餘生熹平四年靈帝詔諸儒正定五經刊於石碑樹之學門使天下咸取則焉　又曰自光武中年以後干戈稍戢專事經學自是其風世篤焉其服儒衣稱先王游庠序聚黌塾者葢布之於邦域矣若迺經生所處不遠萬里之路精廬暫建贏糧動有千百其者名高義開門授徒者編牒不下萬人皆專相傳祖莫或訛雜至有分爭王庭樹朋私里繁其章條穿求崖穴以合一家之説揚雄所謂譊譊之學各習其師也

徐幹曰六籍者羣聖相因之書也其人雖亡其道猶存

張遠叔曰以六經[illegible]太陽[illegible]

晉孝武帝曰古之帝王受經必敬

張華曰聖人制作曰經賢者著述曰傳曰記曰章句曰解曰論曰讀

傅休奕曰詩之雅頌傳之典謨文足以相副翫之若近尋之則遠浩浩乎文章之淵府也

虞溥曰聖人之道淡而有味故始學者不好也及至期月所覩彌博所習彌多日聞所不聞見所不見然後心開意朗敬業樂群忽然不覺大化之陶己至道之入神也

楊泉曰夫五經則海也傳記則四瀆諸子則涇渭也

葛洪曰五經爲道德之淵海　又曰儒者周孔也其籍則六經也葢治世存正之所由也立身舉動之準繩也其用

ガラス使用

遠而業貴其事大而辭美有國有家不易之制也

袁宏曰記載廢興謂之典謨集叙歌謠謂之詩頌擬議吉凶謂之易象撰錄制度謂之禮儀編述名迹謂之春秋然則經籍者寫載先聖之軌迹者也聖人之迹不同如彼後之學者欲齊之如此焉可得哉

劉熙曰經徑也常典也如徑路無所不通可常用也易變易也禮體也得其事體也詩之也志之所之也興物而作謂之興敷布其義謂之賦事類相似謂之比言王政事謂之雅稱頌成功謂之頌隨作者之志而別名之也尚書尚上也以堯爲上始而書其時事也春秋冬夏終而成歲春秋書人事卒歲而究備春秋溫涼中象政和也故舉以爲

[illegible]虎臣曰立君臣設尊卑杜將漸防未萌莫過乎禮傷時政莫過乎詩導陰陽悔吝莫過乎易明善惡廢興莫過乎春秋量遠近賦九州莫過乎尚書和人心勸風俗莫過乎樂

陶潛曰顏氏傳詩爲道爲諷諫之儒孟氏傳書爲道爲疏通致遠之儒漆雕氏傳禮爲道爲恭儉莊敬之儒仲梁氏傳樂爲道以和陰陽爲移風易俗之儒樂正氏傳春秋爲道爲屬辭比事之儒公孫氏傳易爲道爲潔淨精微之儒

釋道安曰書稱知遠遠極唐虞春秋屬辭辭盡王業禮樂之敬良詩易之溫潔皆以明夫身也

范泰曰六經典文本在濟俗

謝靈運曰六藝以宣聖教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經義考卷1-285,287-298目2卷』　請求記号 898-209

ガラス使用

梁武帝曰建國君臣在教爲首砥身礪行由乎經術

梁元帝曰讀書必以五經爲本所謂非聖人之書勿讀讀之百徧其義自見此外衆書皆可汎而觀爾　又曰通聖人之經者謂之儒　又曰六經庖廚百家異饌三墳爲瑚璉五典爲笙簧

陶弘景曰經者常也通也謂常通而無滯亦猶布帛之有經矣

劉勰曰三極彝訓其書言經經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鴻教也自夫子刪述而易張十翼書標七觀詩列四始禮正五經春秋五例論說辭序則易統其首詔策章奏則書發其源賦頌歌贊則詩立其本銘誄箴祝則禮總其端紀

經述經敘理曰論　又曰敷讚聖旨莫若注經　又曰秦延君之注堯典十餘萬字朱普之解尚書三十萬言所以通人惡煩差學章句若毛公訓詩安國傳書鄭君釋禮王弼解易要約明暢可爲式矣

項岱曰孔子一定五經垂之萬世後人不能改也

李先曰經書三皇五帝治化之典可以補王者神智

孫惠蔚曰六經乃承天之正術治人之貞範是以溫柔疏遠詩書之教恭儉易良禮樂之道爻象以精微爲神春秋以屬辭爲化斯實太平之樞宗勝殘之要道有國之靈基帝王之盛業

顏之推曰文章者原出五經詔命策檄生於書者也敘述

ガラス使用

論議生於易者也歌詠賦頌生於詩者也祭祀哀誄生於禮者也書奏箴銘生於春秋者也

王通曰九師興而易道微三傳作而春秋散齊韓毛鄭詩之末也大戴小戴禮之衰也書殘於古今詩（或曰當作論）失於齊魯　又曰昔聖人述史三焉其述書也帝王之制備矣故索焉而皆獲其述詩也興衰之由顯故究焉而皆得其述春秋也邪正之迹明故考焉而皆當　又曰書以辨事詩以正性禮以制行樂以和德春秋以舉往易以知來先王之蘊盡矣

姚義曰教之以詩則出辭氣斯遠暴慢矣約之以禮則動容貌斯立威嚴矣不學春秋無以主斷不學樂無以知和不學書無以議制不學易無以通理大聖之大[illegible]其[illegible]之業憲章祖述制禮刊詩正五始而修春秋闡十翼而弘易道

隋書經籍志曰經籍也者機神之妙旨聖哲之能事其爲用大矣今之所以知古後之所以知今其斯之謂也

北史儒林傳曰漢世鄭玄並爲衆經注解服虔何休各有所說玄詩書易禮論語孝經虔左氏春秋休公羊傳大行於河北王肅易亦間行焉晉世杜預注左氏預玄孫坦坦弟驥於宋朝並爲青州刺史傳其家業故齊地多習之自魏末大儒徐遵明門下講鄭玄所注周易遵明以傳盧景裕及清河崔瑾景裕傳權會郭茂權會早入鄴都郭茂恒在門下教授其後能言易者多出郭茂之門河南及青齊

之閒儒生多解王輔嗣所注師訓蓋寡齊時儒士罕傳尚書之業徐遵明兼通之遵明受業於屯留王聰傳授浮陽李周仁及勃海張文敬李鉉河閒權會並鄭康成所注非古文也下里諸生略不見孔氏注解武平末劉光伯劉士元始得費甝義疏乃留意焉其詩禮春秋尤爲當時所尚諸生多兼通之三禮並出遵明之門徐傳業於李鉉祖儁田元鳳馮偉紀顯敬呂黃龍夏懷敬李鉉又傳授刁柔張買奴鮑季詳邢峙劉晝熊安生安生又傳孫靈暉郭仲堅丁恃德其後生能通禮經者多是安生門人諸生盡通小戴禮於周儀禮兼通者十二三焉通毛詩者多出於魏朝劉獻之獻之傳李周仁周仁傳董令度程歸則歸則傳劉敬和張思伯劉軌思其後能言詩者多出二劉之門河北諸儒能通春秋者並服子慎所注亦出徐生之門張買奴馬敬德邢峙張思伯張奉禮張彫劉晝鮑長宣王元則並得服氏之精微又有衞覬陳達潘叔虔雖不傳徐氏之門亦爲通解又有姚文安秦道靜初亦學服氏後兼更講杜元凱所注其河外儒生俱服膺杜氏其公羊穀梁二傳儒者多不厝懷論語孝經諸學徒莫不通講諸儒如權會李鉉刁柔熊安生劉軌思馬敬德之徒多自出義疏雖曰專門亦皆相祖習也大抵南北所爲章句好尚互有不同江左周易則王輔嗣尚書則孔安國左傳則杜元凱河洛左傳則服子慎尚書周易則鄭康成詩則並主於毛公禮則同遵於鄭氏南人約簡得其英華北學深蕪窮其枝葉考其終始要其會歸其立身成名殊方同致矣

ガラス使用

長孫無忌曰昔者聖人制作謂之爲經傳師所說則謂之爲傳郊明子夏於春秋禮經作傳是也近代以來兼經注而明之則謂之爲義疏疏之爲字本以疏闊疏遠立名又廣雅云疏者識也按疏訓識則書疏記識之道存焉

陸德明曰五經六籍先後次第互有不同如禮記經解之說以詩爲首七略藝文志所記周易居前阮孝緒七錄亦同此次而王儉七志孝經爲初原其後前義各有旨今當以著述早晚經義總別以成次第周易雖文起周代而卦肇伏羲既處名教之初故易爲七經之首尚書起五帝之末理後三皇之經故次於易詩起周文又兼商頌故在堯舜之後次於書周儀二禮並周公所制宜次文王禮記雖

[illegible]

雖俱夫子述作然春秋周公垂訓史書舊章孝經專是夫子之意故宜在春秋之後論語是門徒所記故次孝經爾雅周公復爲後人所益且以釋經故殿末焉

姚思廉曰兩漢登賢咸資經術魏晉浮蕩儒教淪歇公卿士庶罕通經業矣夫砥身礪行必先經術樹國崇家率由玆道故王政因之而至治人倫得之而攸序

劉知幾曰聖賢述作是曰經典句皆韶夏言盡琳琅又曰書編典誥宣父辨其流詩列風雅卜商通其義又曰尚書古文六經之冠冕也春秋左氏三傳之雄霸也又曰昔詩書已成而毛孔立傳傳之時義以訓詁爲主亦猶春秋之傳配經而行也降及中古始名傳曰注蓋傳者轉

ガラス使用

也轉授於無窮注者流也流通而靡絕惟此二名其歸一揆鄭玄王肅述五經而各異何休馬融論三傳而競美欲加商確其流實繁

趙僎曰昔犧后作易周公創禮孔父修雅若三聖不作則後王何述故天地非宓皇不昭長幼非周公不序雅頌又非孔子不列矣

李元瓘曰三禮三傳毛詩尚書周易並聖賢微旨今明經所習咸以禮記文順人皆競讀周禮經邦之軌則儀禮莊敬之楷模公羊穀梁歷代宗習今兩監及州縣以獨學無友四經殆絕事資訓誘不可因循宜令四海均習九經該備

左僕射房玄齡集諸儒重加詳議時諸儒傳習師說舛謬已久皆共非之異端蜂起師古輒引晉宋以來古本隨方曉答援據詳明皆出其意表諸儒莫不歎伏太宗稱善者久之賜帛五百段加授通直散騎常侍頒其所定書於天下令學者習焉太宗又以儒家多門章句繁雜詔師古與國子祭酒孔穎達等諸儒撰定五經疏義凡一百八十卷名曰五經正義付國學施行

薛放曰經者古先聖之至言多仲尼所發明皆天人之極致萬代不刊之典也論語者六經之菁華孝經者人倫之大本

成伯瑜曰何晏論語杜元凱春秋名爲集解蔡邕注月令

謂之章句范甯注穀梁謂之解何休注公羊謂之學鄭玄謂之箋蓋序者緒也如繭絲之有緒申其述作之意也詁者古也謂古人之言與今有異古謂之厥今謂之其古謂之權輿今謂之始是也訓者謂別有意義傳者注之別名也傳承師說謂之爲傳出自己意即爲注箋者表也毛公之傳有所滯隱及不曲盡義類重表明之述作之體不欲相因耳

趙匡曰立身入仕莫先於禮尚書明王道論語首百行孝經德之本學者所宜先習

陸贄曰仲尼叙禮樂刪詩書修春秋廣易道六經之義所尚各殊

韓愈曰書與易春秋經也聖人於是乎盡其心焉　又曰春秋謹嚴左氏浮夸易奇而法詩正而葩

柳宗元曰文者以明道本之書以求其質本之詩以求其恒本之禮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斷本之易以求其動此所以取道之原也

李翺曰六經之辭創意造言皆不相師故其讀春秋也如未嘗有詩也其讀詩也如未嘗有易也其讀易也如未嘗有書也義深則意遠意遠則理辨理辨則氣直氣直則辭盛辭盛則文工此因學而知者也

白居易曰天之文三光首之地之文五材首之人之文六經首之講詩者以六義風賦爲宗不專於鳥獸草木之名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經義考卷1-285,287-298目2巻』　請求記号 898-209

ガラス使用

也讀書者以五代典謨爲旨不專於章句訓詁之文也習禮者以上下長幼爲節不專於爼豆之數裼襲之容也學樂者以中和友孝爲德不專於節奏之變綴兆之度也夫然故溫柔敦厚之教疏通知遠之訓暢於中而發於外矣莊敬威嚴之貌易直子諒之心行於上而流於下矣

歸崇敬曰五經六籍古先哲王致理之式也

陸龜蒙曰六籍者聖人之海也　又曰六籍中獨詩易春秋經聖人之手禮樂二記雖載聖人之法近出二戴未能通一純實故時有齟齬不安　又曰經解篇名出於戴聖王輔嗣因之以易爲經杜元凱因之以春秋爲經按經解則六籍悉謂之經區而別之則詩易爲經書與春秋其實

王讜曰大歷以後學士蔡廣成周易強蒙論語啖助趙匡陸質春秋施士丐毛詩袁彝仲子陵韋彤韋茝講禮章庭珪薛伯高徐[illegible]通經

徐寅曰溫柔敦厚出風雅之咏歌比事屬辭本春秋之黜陟協彼典教諧斯禮文廣博而樂章具有精微而易象攸分先王所以總斯御物也

新唐書藝文志曰自六經焚於秦而復出於漢其師傳之道中絶而簡編脫亂訛闕學者莫得其本真於是諸儒章句之學興焉其後傳注箋解義疏之流轉相講述而聖道麤明然其爲說固已不勝其繁矣

ガラス使用

經義考卷二百九十六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通說二　說經中

宋太宗曰六經之旨聖人用心固與子史異矣

眞宗曰經籍立言各有旨趣自不能無異同

孝宗曰六經斷簡闕疑可也何必强爲之說

理宗曰治國平天下之道無出於六經易明其理書正其事詩通其情周典詳其禮春秋志其變記禮則雜紀焉者也人主視六經格言如金科玉條罔敢踰越則逸德鮮矣

王禹偁曰夫文傳道而明心也古聖人既不得已而爲之又欲句之難通義之難曉必不然矣請以六經明之夫豈

難通難曉耶今爲文而舍六經又何法焉若第取書之所謂弔由靈易之所謂朋盍簪者摹其語而謂之古亦文之敝矣

李塗曰易書詩春秋儀禮禮記周禮論語大學中庸孟子皆聖賢明道經世之言雖非爲作文設而千萬代文章從是出焉　又曰六經是治世之文左傳國語是衰世之文

羅處約曰六經易以明人之權禮以節民之情樂以和民之心書以叙九疇之祕煥二帝之美春秋以正君臣而教名教詩以正風雅而存規戒

張詠曰五常所以正天地之功六籍所以扶天地之塞萬古而下其誰異諸

趙抃曰易之吉凶詩之美刺禮之汙隆樂之治亂春秋之美惡先代得失存亡無不紀述今經筵侍講者講吉不講凶講治不講亂侍讀者讀得不讀失讀存不讀亡非所以廣聰明也

李朴曰書道治亂興衰之迹故其辭顯春秋賞善辨惡歸諸正故其辭微易以四象告吉凶故其辭深而通禮以齊莊恭敬之心達於籩豆玉帛故其辭典以嚴詩以君臣父子之情吹於竹絃於絲故其辭婉以順下三代而道德之意不傳矣

孫復曰虞夏商周之治在於六經舍六經而求虞夏商周之治猶泳斷潢汙瀆之中屬望於海也其可至哉

ガラス使用

文彥博曰國重六經禮樂詩書備矣刪詩書正義始典墳之素定禮樂明述作同和之制贊易象洞窮理盡性之旨修春秋深屬辭比事之傳故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

尹洙曰今博士受經發明章句究極義訓亦志於祿仕而已天下業經以萬數而傳師學者百不一二也若俾業太學者異其科試惟以明經為上第則承學之士孰不承於師氏哉

歐陽修曰六經之法所以法不法正不正由不法與不正然後聖人者出而六經之書作焉　又曰仲尼之業垂之六經其道閎博君人治物百王之用微是無以為法　又曰九經正文通不過四十七萬八千九百九十五字童子[illegible]家皆廢獨春秋三傳並行至今　又曰妙論精言不以多為貴余嘗聽人讀佛書其數十萬言謂可數言而盡乃溺其說者以謂欲曉愚下人故如此爾然則六經簡要愚下人獨不得曉耶

呂陶曰治性修身以及國家天下大略本之仁義其文莫詳於經

李清臣曰五經之道易可以潛而書可以彰春秋可畏而詩可樂禮嚴而不可踰其辭不同而為道一也　又曰漢儒之治經終其身而無所倦能名其師說者上或召用之高下其材為博士郎大夫部刺史至九卿丞相御史者接跡而有已不以經為進至聽上之自擇故其人識趨向重

名節今之學者徒焉玩章句而已取人之格定之一日之間有未能通經而適合於程度者有治經知道而偶絀於倉卒之對者取之多失實故學者愈不篤苟借經術以射祿利得則撥棄不復置力如賤丈夫今日獲而明日舍其耒耜故其徒華而不根未至於道而止不知致君行己之大操而天下之治因是而日衰蓋古之學者樂之者也今之學者利之者也樂之與利於道之淺深豈可同概而論哉

劉安世曰易直其正也方其義也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當爲正以直內又曰能說諸心能研諸侯之慮當爲能研諸慮如此類者五經中極多五經其來已遠前輩恐倡

方慤曰經者緯之對經有一定之體故爲常緯則錯綜往來故爲變聖人之言道之常也諸子百家之言道之變也故聖人之言特謂之經焉詩言其志書言其事樂言其情易言其道禮言其體春秋言其法六經之教先王之所以載道也

馬晞孟曰天生蒸民莫不有其善性循而達之者教也所以爲教者六經而已

程子曰聖人六經皆不得已而作　又曰聖人之道傳諸經學者必以經爲本　又曰治經實學也　又曰古之學者皆有傳授如聖人作經本欲明道今人若不先明義理不可治經蓋不得傳授之意云爾　又曰經所以載道也

ガラス使用

器所以適用也學經而不知道治器而不適用奚益哉

又曰看書各有門庭詩易春秋不可逐句看尚書論語可

以逐句看

張子曰聖人文章無定體詩書易禮春秋只隨義理如此

而言　又曰學者信書且須信論語孟子詩書無舛雜禮

雖雜出諸儒亦無害義如中庸大學出於聖門均無可疑

者

司馬光曰取士之道當以經術爲先辭采爲後立周易尚

書詩周禮儀禮禮記春秋孝經論語爲九經令天下學官

依注疏講說學士博觀諸家自擇短長各存所見春秋止

用左氏傳其公羊穀梁陸淳等說並爲諸家　又曰近歲

未識卦爻已謂十翼非孔子之言讀禮未知篇數已謂周

官爲戰國之書讀詩未盡周南召南已謂毛鄭爲章句之

學讀春秋未知十二公已謂三傳可束之高閣循守注疏

者謂之腐儒穿鑿臆說者謂之精義且性者子貢之所不

及命者孔子之所罕言今人發口秉筆先論性命乃至流

蕩忘返入於老莊以此欺惑考官獵取名利非國家教人

之正術也　又曰誦諸經讀注疏以求聖人之道安取其

合人情物理目前可用者而從之　又曰經猶的也一人

射之不若衆人射之其中者多也

邵子曰昊天之盡物聖人之盡民皆有四府焉昊天之四

府者春夏秋冬之謂也陰陽升降於其間矣聖人之四府

者易書詩春秋之謂也禮樂汙隆於其間矣昊天以時授

人聖人以經法天　又曰皇帝王霸者易之體也虞夏商周者書之體也文武周召者詩之體也秦晉齊楚者春秋之體也意言象數者易之用也仁義禮智者書之用也性情形體者詩之用也聖賢才術者春秋之用也　又曰孔子贊易自羲軒而下序書自堯舜而下删詩自文武而下修春秋自桓文而下自羲軒而下祖三皇也自堯舜而下宗五帝也自文武而下子三王也自桓文而下孫五霸也　又曰仲尼修經周平王之時書終於晉文侯詩列於王國風春秋始於魯隱公易盡於未濟卦　又曰聖人六經渾然無跡如天道焉　又曰學以人事爲大今之經典古之人事也　又曰易始於三皇書始於二帝詩始於三王

史聃爲多書韓宣子適魯然後見易象與魯春秋季札聘於上國然後得聞詩之風雅頌而楚獨有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邱士之生於是時得見六經者葢無幾其學可謂難矣而皆習於禮樂源於道德非後世君子所及自秦漢以來作者益衆紙與字畫日趨於簡便而書益多世莫不有學者益以苟簡何哉

蘇轍曰六經之道惟其近於人情是以久傳而不廢而世之迂學乃皆曲爲之説雖其義之不至於此者必强牽合以爲如此故其論委曲而莫通也

鄒浩曰聖人之道備在六經千門萬户何從而入大略在中庸一篇其要在謹獨而已

張耒曰六經之文莫奇於易莫簡於春秋

李廌曰天地之情陰陽之理吉凶之變失得之故備在乎易一國之事繫諸侯之本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美盛德告成功皆在於詩尊王正法謹始善終詳天地之災祥著君臣之美惡無尚於春秋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之世典謨訓誥誓命之文百王之心迹治亂之大略無尚於書欲以正六職以治六官必也學夫周禮欲正其威儀詳其辭令必也學夫儀禮

晁說之曰五采具而作繪五藏完而成人學者於五經可舍一哉　又曰典籍之存詁訓之傳皆漢儒之力漢儒於學者何負而例貶之與　又曰學者當以論語孟子為本

驗諸經[illegible]能加毫髮為輕重況他人乎譬如日月光明莫知其終始寧辨其新故彼一己之所謂新也乃六經之所故有也尚何矜哉

李潛曰吾徒學聖人當用意看易詩書春秋論語孟子孝經而已中心既有所主則散看諸書方圓輕重之來必為規矩權衡所正矣

田腴曰李君行說聖人之言易曉有傳解則愈惑矣讀書須是不要看別人傳解此不然須是先看古人解說但不當有所執擇其善者從之若都不看不知用多少工夫方可到先儒見處也

陳瓘曰五經之文久而愈新　又曰凡欲解經必先返諸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經義考巻1-285, 287-298目2巻』 請求記号 898-209　ガラス使用

其身而安措之天下而可行然後爲之說焉縱未能盡聖人之心亦庶幾矣若不如是雖辭辨通暢亦未免鑿也

陸佃曰古之學者先明詩而書次之書已明而禮樂次之禮樂已明而春秋次之春秋已明而易次之故五變而春秋可舉九變而易可言也

周諝曰詩者人之所以興故先之既興矣則事之所以辨故書次之事既辨矣則和之所以成故樂次之既成矣則極乎天道之高明故易次之既極矣則必遵乎人道之中庸故禮次之而必終於春秋者以救亂反正爲餘事也

又曰六經先王經世之迹在焉是亦足用矣　又曰六經之義驗之於心而然施之行事而順然後爲得驗之於心[illegible]而不然施之行事而不順則非所謂經義今之治經者爲

蘇籀曰昔仲尼於詩書易禮樂春秋惟舉要發端不詳其言非不能詳也以爲詳之則隘故略之使仁智者自求而得

崔鶠曰馮澥之言云士無異論太學之盛也此姦言也昔王安石斥除異己名臣如韓琦司馬光輩既以異論逐而其所著三經士子宗之者得官不用者黜逐則天下靡然無一人敢可否矣陵夷至於大亂則無異論之禍也

陳過庭曰五經義微諸家因而異見所不能免也以所是者爲正所否者即爲邪此乃一偏之大失也

呂本中曰學問當以孝經論語中庸大學孟子爲本熟味詳究然後通求之詩書易春秋必有得也既自做得主張

ガラス使用

則諸子百家長處皆爲吾用矣

楊時曰六經先聖所以明天道正人倫致治之成法也其文自堯舜歷夏周之季興衰治亂成敗之迹救敝通變因時損益之理皆煥然可考網羅天地之大文理象器幽明之故死生終始之變莫不詳喻曲譬較然如數一二

尹焞曰讀書者當觀聖人所以作經之意與聖人所以用心與聖人所以至聖人而吾之所以未至者句句而求之晝誦而味之中夜而思之平其心易其氣闕其疑則聖人之意見矣

林疑獨曰六經者各有所道同歸於治而已六經判而百家各是其所是道術所以不明也

葉夢得曰六經諸史與諸子之善者通三千餘卷以一十年計之日讀一卷亦可以再周其餘一讀足矣惟六經不可一日去手

鄭樵曰易雖一書而有十六種學有傳學有注學有章句學有圖學有數學有讖緯學詩雖一書而有十二種學有訓詁學有傳學有注學有圖學有譜學有名物學班固有言自武帝立五經博士開弟子員設科射策勸以官祿訖於元始百有餘年傳業者寖盛枝葉繁滋一經說至百餘萬言大師衆至千餘人蓋利祿之路然也三百篇之詩盡在聲歌自置詩博士以來學者不聞一篇之詩六十四卦之易該於象數自置易博士以來學者不見一卦之易儒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經義考卷1-285,287-298目2卷』　請求記号 898-209

ガラス使用

家之獘至此而極

胡寅曰易詩書春秋全經也先賢以之配皇帝王霸言世之變道之用不出乎是矣論語孟子聖賢之微言諸經之管轄也孝經非曾子所爲蓋其門人識所聞而成之故整比章指又未免有淺近者不可以經名也禮記多出於孔子弟子然必去呂不韋之月令及漢儒之王制仍博集名儒擇冠昏喪祭燕鄉相見之經與曲禮以類相從然後可以爲一書若大學中庸則孟子之倫也不可附之禮篇至於學記樂記閒居燕居緇衣表記格言甚多非經解儒行之比當以爲大學中庸之次也禮運禮器玉藻郊特牲之類又其次也若周官則決不出於周公不當立博士使學者傳習[illegible]形而即遺經所傳以求所不傳之妙尚可以見聖人之心也

林光朝曰文王演周易而爲卜筮之書箕子作洪範流而爲災異五行之説聖人之經何其不幸也

王質曰文章根本在六經

鄭耕老曰立身以力學爲先力學以讀書爲本今取六經及論語孟子孝經以字計之毛詩三萬九千二百二十四字尚書二萬五千七百字周禮四萬五千八百六字禮記九萬九千二十字周易二萬四千二百七字春秋左氏傳一十九萬六千八百四十五字論語一萬二千七百字孟子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孝經一千九百三字大小九

經合四十八萬四千九十五字且以中才爲率若日誦三百字不過四年半可畢或以天資稍鈍減中材之半日誦一百五十字亦止九年可畢苟能熟讀而温習之使入耳著心久不忘失全在日積之功耳里諺曰積絲成寸積寸成尺寸尺不已遂成丈匹此語雖小可以喻大後生其勉之

喻樗曰六經數十萬言只十個字能盡其義要之不出乎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而已

洪邁曰晉唐至今諸儒訓釋六經否則自立佳名蓋各以百數其書曰傳曰解曰章句而已若戰國迨漢則其名簡雅一曰故故者通其指義也書有夏侯解故詩有魯故后

有左氏微鐸氏微張氏微虞卿微傳三曰通如洼丹易通論名爲洼君通班固白虎通應劭風俗通唐劉知幾史通韓滉春秋通凡此諸書惟白虎通風俗通僅存耳又如鄭康成作毛詩箋申明傳義他書無用此字者論語之學但曰魯論齊論張侯論後來皆不然也

陸游曰唐及國初學者不敢議孔安國鄭康成況聖人乎自慶歷後諸儒發明經旨非前人所及然排繫辭毀周禮疑孟子譏書之嗣征顧命黜詩之序不難於議經況傳注乎

胡銓曰詩書禮樂易春秋蓋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數聖人之心法在焉觀於易則由多識以畜其德觀於禮則

由强識以敦其行觀於論語則由黙識以進乎道亦識其大者而已

王炎曰士志學必志乎道六經載道之器也聖人詔天下與後世者甚厚也故志乎道者其學自經始

楊萬里曰有六經則有異說劉歆歷法引武成咸劉商王之句鄭氏詩注引伊訓載孚在亳之辭荀爽易解於乾爲木果之後復有爲龍爲直之言桓寬鹽鐵論引其故察究之語以爲出於春秋按書易春秋初無是也葢諸儒各出臆見以其私說簧鼓世俗之觀聽而聖人之六經化爲諸儒之六經矣

汪應辰曰六經典籍政事之本也

呂祖謙曰漢儒[illegible]春秋者孟卿也通詩春秋者申公江公也通易詩者韓嬰也通三傳者尹更始也五經悉通者王吉夏侯始昌也至鄭康成通集諸家之長　又曰漢經學興廢不以理之是非而以時之好惡

朱子曰古之聖人作爲六經以教後世易以通幽明之故書以記政事之實詩以導性情之正春秋以示法戒之嚴禮以正行樂以和心其於義理之精微古今之得失所以該貫發揮究竟窮極可謂盛矣而總其書不過數十卷葢其簡易精約又如此　又曰世之解經者有三一儒者之經一文人之經東坡陳少南輩是也一禪者之經張子韶輩是也　又曰諸家說有與同如甲說如此且撏扯住甲

ガラス使用

窮盡其辭乙說如此且得扯住乙窮盡其辭兩家之說既盡又參考而窮究之必有一眞是者出矣　又曰讀書必先讀大學以定其規模次讀論語以立其根本次讀孟子以觀其發越次讀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處　又曰看講解不可專狥他說不求是非便道前賢言語皆的當　又曰治經者必因先儒已成之說而推之借曰未必盡是亦當究其所以得失之故而後可以反求諸心而正其謬此漢之諸儒所以專門名家各守師說而不敢輕有變焉者也但其守之太拘而不能精思明辨以求其是則爲病耳　又曰聖人作經以詔後世將使學者誦其文思其義有以知其事理之當然見道義之全體而身力行之以入聖賢之域也其言雖約而[illegible]

樂春秋孔孟氏之籍本末相須人言相發皆不可以一日而廢焉者也

李方子曰昔者易更三古而混於八索詩書煩亂禮樂散亡而莫克正也夫子從而贊之定之刪之正之又作春秋六經始備以爲萬世道德之宗主

陳淳曰讀四子書毋過求毋巧鑿毋旁搜毋曲引惟平心以玩其指歸而切己以察其實用而已果能於是融會貫通由是而稽諸經與凡讀天下之書論天下之事輕重長短截然一定自不復有錙銖分寸之或紊矣

劉爚曰治道原於士風士風本於學術周衰孔子取先王之大經大法與其徒誦而傳之雜見於六經千載之後學

者習焉故以事父則孝以事君則忠　又曰帝王之學當本之大學探之中庸參之論語孟子然後質之詩書玩之周易證之春秋稽之周官求之儀禮博之禮記於修身治天下之道猶指掌矣

周孚曰聖人之經其以爲名皆因舊而不改易之爲易書之爲書詩之爲詩聖人未出其名固已如是至於春秋則猶三經也晉謂之乘楚謂之檮杌魯謂之春秋錯舉四時以爲之名聖人何加損焉

陳騤曰六經之道既曰同歸六經之文容無異體故易文似詩詩文似書書文似禮中孚九二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使入詩雅孰別爻辭抑二章曰其在于今興迷亂于政顛覆厥德荒湛于酒[illegible]命牖閒南嚮敷重篾席黼純華玉仍几西序東嚮敷重底席綴純文貝仍几東序西嚮敷重豐席畫純雕玉仍几西夾南嚮敷重筍席玄紛純漆仍几使入周官司几筵孰別命語　又曰經傳之文有相類者非故出於蹈襲實理之所在不約而同也

高似孫曰書紀事詩考俗春秋以明道禮樂以稽政易之作極聖人之蘊奧而天下無遺思矣　又曰漢人以通五經爲重其曰五經無雙許叔重許慎也五經縱横周宣光周舉也五經紛綸井大春井丹也五經興復魯叔陵魯丕也

真德秀曰六經於五常之道無不包者班固乃以五常分

ガラス使用

屬於六藝是樂有仁而無義詩有義而無仁也　又曰古者君臣上下共由六經之道上之所以爲教者此也下之所以爲學者此也　又曰古之學者學一經必有一經之用其視後世通經之士徒習章句訓義而無益於性情心術者何如哉

魏了翁曰自圖書出於河洛天地之祕始露迨八卦畫九疇叙六經作而天地之文備矣

應鏞曰樂正崇四術以訓士則先王之詩書禮樂其設教固已久易雖用於卜筮而精微之理非初學所可語春秋雖本於紀載而策書亦非民庶所得盡窺故易象春秋韓宣子適魯始得見之則諸國之教未必盡備六者蓋自夫聖繫文彖象之互入書失於孔壁序傳簡編之相亂周禮特周公大約之書當時有未必盡行者

洪咨夔曰易者文之太極也詩書禮樂春秋論語文之兩儀也

方鎔曰家庭日用起無非六經之道

包恢曰理備於經經明則理明矣

方岳曰六經四十三萬字

羅璧曰六經皆根人事而作周易著吉凶悔吝之理春秋錄是非善惡之迹毛詩載政教美刺之分尚書陳唐虞三代之治禮記威儀之詳備周禮制度之纖悉論語立身行己之大防孟子發明王道之極致無有空言者

ガラス使用

林駉曰聖人六經與天地並漢自中世以來上以表章自任下以授受名家朝廷之上非經不能立事搢紳之間非經不敢建議賈捐之請勿擊珠厓王商則曰經義何以處龔勝之奏王嘉公孫祿則曰君議一無所據一時君臣相與從事於經學亦善矣董仲舒以元年謹始之意勉時君之初政雋不疑以蒯聵出奔之事辨一時之疑獄以此立論豈不爲聖經之幸若夫來歸自鎬我行永久詩雖有是言而無關於邊功也乃援之以頌陳湯之功何泥也乃眷西顧此維與宅詩雖有是語初無關於郊祀也乃取以定南北郊何鑿也甚者欲附姦臣則援不語怪力亂神之言（張禹傳）欲行權酤則援有酒酤我之文欲奪民利則援周禮

曰僭經曰叛經夫以聖人之經天地鬼神不能易而易之者諸儒也孔子不敢議夏五郭公之疑游夏高弟不敢一辭之措莊周異端之流猶知尊聖人之教君子以是知議經僭經叛經者之罪矣

王應麟曰記之經解指詩書禮樂易春秋之教未始正六經之名莊子天運篇始述老子之言曰六經先王之陳迹實昉乎此太史公滑稽傳以禮樂詩書易春秋爲六藝而班史因之又以五學配五常而論語孝經並紀於六藝略中自昉厥後或曰五經或曰六經或曰七經至唐貞觀中谷那律淹貫羣書褚遂良稱爲九經庫九經之名又昉乎此其後明經取士以禮記春秋左傳爲大經詩周禮儀禮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經義考巻1-285,287-298目2巻』 請求記号 898-209　ガラス使用

爲中經易尚書春秋公穀爲小經所謂九經也國朝方以三傳合爲一又舍儀禮而以易詩書周禮禮記春秋爲六經又以孟子升經論語孝經爲三小經今所謂九經也

又曰漢世經先出者不如後出盛傳於後世費氏易古文尚書毛詩小戴禮左氏春秋是也　又曰自漢儒至於慶歷閒談經者守訓故而不鑿七經小傳出而稍尚新奇矣至三經義行視漢儒之學如土梗古之講經者執卷而口說未嘗有講義也元豐閒陸農師在經筵始進講義自時厥後上而經筵下而學校皆爲支離曼衍之辭說者徒以資口耳聽者不復相問難道愈散而習愈薄矣　又曰六經即聖人之心隨其所用皆切至理

夫書亡而張霸僞書作詩亡而束晳補詩作適資識者捧腹爾曾是考工記而可補禮經乎

方回曰近世以老注易以六典傳尚書以三禮箋詩以司馬法釋周禮以災異讖緯說春秋以鄭衛淫聲制樂真學者之大不幸也

張鄉弼曰聖賢之學載在六經明於日月漢魏以來諸儒或以讖緯爲與或以老莊爲高使異端百家之說與六經參錯於天地之閒千有餘年自濂洛諸公之出辭而闢之廓如也

蔣岩曰道之大原出於天天有是道而不能言故託諸聖人言之易書詩禮樂春秋此聖人之言而天地之道也非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經義考巻1-285, 287-298目2巻』　請求記号 898-209　ガラス使用

易無以立天地之心非書無以紀帝王之迹詩以導風俗之美春秋以嚴王霸之辨禮以節民樂以和人用是訓天下萬世一日不可廢豈無用之空言哉　又曰以通書讀易可以會太極以經世書觀洪範可以建皇極中庸之慎獨可以位天地育萬物大學之致知可以齊家治國平天下論語一書無非言仁孟子七篇無非道性善

馬端臨曰秦燔經籍而獨存醫藥卜筮種樹之書學者抱恨終古然以今考之易與春秋二經本末俱存詩亡其六篇或以爲笙詩元無其辭是詩亦未嘗亡也禮本無成書戴記雜出漢儒所編儀禮十七篇及六典最晚出六典僅亡冬官然其書純駁相半其存亡未足爲經之疵也獨虞夏商周之書若[illegible]並無一卷流傳至今者以此見聖經賢傳終古不朽而小道異端雖存必亡初不以世主之好惡爲之興廢也

王柏曰六經雖同一道而各有體猶四時均一氣而各有用

陳普曰五經四書無一句一字無義理　又曰五經傳注豈可無視其是與非足矣豈空一切屏之

曹淇曰聖經賢傳無非示天下後世以當行之道食之必用五穀衣之必用桑麻所以開悟後學者無以易此

六經奧論曰六經厄秦殘編斷簡口授壁藏遺文僅見是以禮籍無傳曲臺摭述樂書淪沒河間採獻科斗古文遭難不傳泰誓僞書公行射策李氏五篇幸存於世考工有

ガラス使用

記强足周官易託卜筮文繫俱全說卦一篇曷傳女子詩因歌頌篇次無缺由庚六義豈得無辭解經比事體制不同筆錄口傳煩省亦異道之與貌制而爲儀委曲三千古人所重或東都而論定或晉室而書顯或至於唐而後篇第字義始得其倫理甚矣厄於秦之易而出於漢之難也

又曰唐貞觀中孔穎達奉詔撰五經正義與馬嘉運等參議於禮記毛詩取鄭於尚書取孔傳於易取王弼於左氏取杜預自正義作而諸家之學始廢獨疑周禮儀禮非周公書不爲義疏其後永徽中賈公彥始作儀禮周禮義疏本朝眞宗又詔邢昺挍定周禮儀禮公羊穀梁正義於是九經之義疏始備仁宗朝歐陽文忠公上言曰自唐太

異乎正義之名臣欲乞特賜詔諸臣儒學官悉取九經之疏刪去讖緯之文使經義純一無所駁雜其用功至多爲益最大使歐陽刪定正義必有大可觀者惜乎其不果行也

李世弼曰道散而有六經六經散而有子史子史之是非取證於六經六經之折衷必本諸道國家所以稽古重道者以六經載道所以重科舉也後世所以重科舉者以維持六經能傳帝王之道也

党懷英曰六藝者夫子所以傳唐虞三代之道衆流之所從出而儒爲之源也

郝經曰昊天之四府春夏秋冬之謂也聖人之四經易詩

書春秋之謂也昊天以時授人聖人以經法天是則四經也謂之五何哉其一則禮樂也夫論性者言四端而不及信序五行者土配旺於木火水金故易書詩春秋之閒禮樂爲之經緯雖五而爲四也　又曰盡天下之情者詩也盡天下之辭者書也盡天下之政者春秋也易也者盡天下之心者也　又曰六經一理爾自師異傳人異學各窮其所信而遂至於不一彼以爲是而此以爲非彼以爲非而此復以爲是師弟異而父子不同誕妄者入於讖緯馮藉者入於叛逆刻深者入於刑名噫甚矣

劉因曰治六經必自詩始古之人十三誦詩蓋詩吟咏性情感發心志中和之音在焉人之不明血氣蔽之爾詩能見乎辭者也即辭以求情情可得矣血氣既開性情既得大本立矣本立則可徵夫用用莫大於禮三代之禮廢矣見於今者漢儒所集之禮記周公所著之周禮也二書既治非春秋無以斷也春秋以天道王法斷天下之事業也春秋既治則聖人之用見本諸詩以求其情本諸書以求其辭本諸禮以求其節本諸春秋以求其斷然後以詩書禮爲學之體春秋爲學之用■一貫本末具舉天下之理窮理窮則性盡矣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而後學夫易易也者聖人所以成終而成始也學者於是用心焉是故詩書禮樂不明不可以學春秋五經不明不可以學易　又曰世人往往以語孟爲問學之始而不知語孟聖賢之成

ガラス使用

終者所謂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聖賢以是爲終學者以是爲始未說聖賢之詳遽說聖賢之約不亦背馳乎

吴澂曰先王教士以詩書禮樂爲四術若易者卜筮之繇辭春秋者侯國之史記爾自夫子贊易修春秋之後學者始以易春秋合先王教士之四術而爲六經　又曰通天地人曰儒一物不知一事不能恥也洞觀時變不可無經廣求名理不可無諸子游戲詞林不可無諸集旁通多識不可無紀錄而其要在聖人之經聖人之經非如史子文集雜記雜錄之供涉獵而已必飲而醉其醇食而飽其胾斯可矣

趙孟頫曰[illegible]嘗以六經爲師舍六經無師矣

陳櫟曰明理然後能作文講學然後能明理於何下手不出乎讀六經四書而已

張頤曰學者讀四書以朱子章句集注爲本次讀儀禮詩朱氏傳書蔡氏傳易先朱子啓蒙本義以達程傳春秋胡氏傳張氏集注

鄧文原曰經籍之弗墜緊漢儒是賴　又曰六經之書先聖王之道在焉故六經在天地亘萬古而無斁有興衰理亂之不常者人也而非書也

孛术魯翀曰孔子經法於易則溯伏羲以本無言書則始唐虞以道政事詩則采殷周以正性情春秋則黜五霸以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經義考卷1-285,287-298目2巻』　請求記号 898-209

ガラス使用

嚴名分禮樂升降以鑑汚隆天人之道至矣

蒲道源曰漢置五經博士取其專且精也今之學者恥一經之不該及究其歸趣則茫然莫據又或以注釋經義媒仕進者視其書皆掇拾先儒已成之書初無自得之實而徒耗蠹紙劄厖亂經訓益使人厭之今欲令學者各守一經則不免於陋欲兼通諸經則汗漫而不精欲拒注釋之煩雜則恐或廢其善欲容而受之則易惑學者其何以矯其弊而適其中乎

虞集曰昔者周公因堯舜禹湯之傳制典禮以成文武之業布之天下傳之後世周道之衰有司廢墜仲尼思周公之遺緒無其位以行之贊其辭於易載其蹟於書詠其聲

周官其專書也

吳師道曰道散於羣經會於四書經者道之所存而事之本也

許謙曰六經載道之器欲求道者不可外乎經　又曰詩以順性情之正易以謹事變之幾禮以固其外樂以和其中書以示聖賢之功用春秋以誅賞其善惡　又曰欲聞道者必求諸經經非道也而道以經存傳注非經也而經以傳顯由傳注以求經由經以知道藴而爲德行發而爲文章事業則所謂行道也

袁桷曰漢武表章六經與太學至後漢尤盛唐附益之制愈詳密今可考也自宋末年學者脣腐舌敝止攻四書之

ガラス使用

注凡刑獄簿書金穀戸口靡密出入皆以爲俗吏而鄙棄之卒至國亡而莫可救近者江南學校教法止於四書近於宋世之末尚甚者知其學之不能通也於是大言以蓋之議禮止於誠敬言樂止於中和其不涉史者謂自漢而下皆霸道其不能辭章也謂之玩物喪志殊不知通達之儒灌膏養根非本於六經不可也

柳貫曰六經垂世立教之言不可一日不明於天下也

吳萊曰古之學者常得其師傳每因經以明道後之學者既失其師傳苟非明道則不能以知經　又曰聖人之言記諸論語垂在六經其一體一用妙道精義之發昭然若揭日月而行諸天也

[illegible]

於六經秦人累經書而畀炎火孔子周室之藏始灰吾道一晦蝕也然而六經之藏未始灰漢人嘘聖經之燼而復然孔氏屋壁之藏始出吾道一吐氣也然而六經之藏未始出六經之道先太極而始後太極而終無古無今無顯無晦道無不在也

張采曰學校庠序之設非六經無以教天下之大且衆舍六經無以學見諸事物則民生日用之不可離措諸天下國家則亘千萬世而不可易

洪希文曰九經四十八萬字

陳樵曰秦漢而下說經而善者不傳傳者多未善淳熙以來講說尤與洙泗不類　又曰後世之詞章乃士之脂澤

ガラス使用

時之清玩耳舍六經弗講而事浮詞綺語何與　又曰近時學經者如三尺之童觀優於臺下但聞臺上語笑聲而弗獲覩其形所以不知妍媸惟人言是信

黃澤曰唐人考古之功如孔穎達賈公彦最精密陸德明亦然宋代諸儒經學極深但考古之功却踈若以宋儒之精用漢魏晉諸儒考古之功則全美矣

朱隱老曰聖人之於經也其託始有原其要終有柢其指事有情其命名有義　又曰仲尼之修經爲天下計爲來世計也苟有志乎爲學則上自天子下至匹夫皆可以學仲尼也

楊維楨曰善讀易者以知來善讀書者以辨事善讀詩者以[illegible]善讀春秋者以[illegible]善讀禮[illegible]樂[illegible]以[illegible]和德[illegible]我不在聖人也

鄭元祐曰與天地相久遠者聖人之道也六藝百家莫不折衷於聖人而後定觀於詩而性情得其正於書而政紀得其宜於禮而敬於樂而和於易則有以驗陰陽於春秋則有以定名分聖人之功與天地高深迄於今而不墜者六經所以統天地之心也

經義考卷二百九十六終

卒孫休命覆校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經義考卷1-285,287-298目2卷』 請求記号 898-209

ガラス使用

經義考卷二百九十七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通說三　說經下

明孝宗曰六經載聖人之道宜講明體行務臻實用

朱升曰大哉六籍之功乎立天地之心植生民之命措斯人於至治傳是道於無涯先聖後聖因時而起制作傳述其事不同而此心此理則未嘗異也是故詩者人情之宜也書者政事之紀也禮者列義理之序而樂者陶天地之和也易者上古聖人所以開物成務而春秋者夫子所以正王道而明大法者也聖人之道載於經聖人之心無窮經之理亦無窮也

王禕曰載籍以來六經之文至矣凡其爲文皆所以載道者也陰陽之變化載於易帝王之政事載於書人之情性草木鳥獸之名物載於詩君臣内外之名分人事之善惡載於春秋尊卑貴賤之等聲容之美以建天地之中和載於禮樂此其爲道實至著至久與天地同化而同運者而皆託於文以見嗚呼此固聖人之文也與世有作者舍聖人則無所爲學其爲文也苟以載夫道雖未至於聖人之文其必不謬於聖人者矣　又曰聖人之文厥有六經易以顯陰陽詩以道性情書以紀政事之實春秋以示賞罰之明禮以謹節文之上下樂以著氣運之虧盈凡聖賢傳心之要帝王經世之具所以建天衷奠民極立天下之大猷載天下之大法措於是乎在是故經世之學者本之詩以求其恒本之易以求其變本之書以求其質本之春秋以求其斷本之樂以求其通本之禮以求其辨夫如是則大經之文爲我之文而我之文一本於道矣　又曰六經者聖人致治之要術經世之大法措諸實用爲國家天下者所不可一日或廢也孔子嘗曰我欲託諸空言不如載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後世學者因以謂聖人未嘗見諸行事而惟六經是作顧遂以空言視六經而訓詁講說之徒又從而浮詞曲辨淆亂之於是聖人致治經世之用微矣

又曰治易必自中庸始治書必自大學始治春秋必自孟子始治詩及禮樂必自論語始易以明陰陽之變推性命之原然必本之於太極太極即誠也而中庸首言性命終言天道人道必推極於至誠故曰治易必始於中庸也

書以紀政事之實載國家天下之故然必先之以德峻德一德三德是也而大學自修身以至治國平天下亦本原於明德故曰治書必始於大學也春秋以貴王賤霸誅亂討賊其要則在乎正誼不謀利明道不計功而孟子尊王道卑霸烈闢異端距邪說其與時君言每先義而後利故曰治春秋必始於孟子也詩以道性情而論語之言詩有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又曰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禮以謹節文而論語之言禮自鄉黨以至於朝廷莫不具焉樂以象功德而論語之言樂自韶武以及翕純皦繹之說莫不備焉故曰治詩及禮樂必始於論語也此四子六經相通然也　又曰聖人之經儒者亡傳諸子百家之言述歷代之史以及天文地理陰陽律曆兵讖術數之學施諸之雜出數落[illegible]衍虞禮稱官[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之並興其爲說不同爲教亦異而其爲書類皆學者所當讀而通之者也雖然學問無窮歲月有限誠有不能徧觀而盡識者而惟聖人之經則弗可以莫之究也先王之道所以立天下之大本先王之制所以成天下之大業皆於是乎在乃厄於秦讖緯於漢聖遠言湮愈傳而愈失時異事易愈變而愈非其流弊遂有不可勝言者矣宋河南程子關中張子者出始克實踐精討而聖賢明德之要帝王經世之規所以垂憲後世者乃大有所發明其後朱文公張宣公呂成公一時並興而當其時如永嘉薛氏鄭氏陳氏葉氏閩中林氏永康陳氏後先迭出各以所學自成其家大抵均以先王之道爲已任以先王之制爲必行而所

以立天下之大本成天下之大業者咸粲然方册間矣學者之於經不可徒誦其文而已也必將求其道以淑諸身明其法以用於世而所學始不徒爲空言也

宋濂曰聖人之言曰經其言雖不皆出於聖人而爲聖人所取者亦曰經經者天下之常道也易書春秋用其全詩與禮擇其純而去其僞未有不合乎道而不可行於世者也故易詩書春秋禮皆曰經五經之外論語爲聖人之言孟子以大賢明聖人之道謂之經亦宜其他諸子所著正不勝譎醇不逮疵烏足以爲經哉　又曰文當以聖人爲宗古之立言簡奇莫如易又莫如春秋序事精嚴莫如儀禮又莫如檀弓又莫如書書之中又莫如禹貢又莫如顧命論議[illegible]

雅推美盛德又莫如三頌有闔有開有變有化脈絡之流通首尾之相應莫如中庸又莫如孟子孟子之中又莫如養氣好辯等章人能致力於斯得之深者固與天地相始終得其淺者亦能震盪翕張與諸子較所長於一世蓋文之所存道之所在也文不繫道不作焉可也　又曰孔子傳易孟子釋詩加數言而其意炳如辭不費也辭之費經之離乎漢儒訓經使人緣經以求義優柔而自得之有見乎爾也近世傳文或累千言學者復求傳中之傳離經遠矣造端者唐之孔穎達乎　又曰五經自孟氏後無兼通之者　又曰世求聖人於人求聖人之道於經斯遠已我可聖人也我言可經也弗之思耳

ガラス使用

戴良曰仁義禮智皆人所固有聖人因人之所固有而爲之教爲喜怒哀樂之情人之所固有也以其固有之情而美刺之於是乎有詩詩者人之情也情雖易放而辭讓之心則其所固有也以其固有之心而爲之節文於是乎有禮禮者敬也敬則自處卑矣以其自卑之勢而又有書書者上所以通乎下之言也上下既通然後以其吉凶悔吝之機而作易焉易作而春秋繼之蓋至於春秋則人之固有者舉亡之矣然亦以其是是非非而爲之斷焉聖人爲教之備如此

朱右曰貫三才而一之者文也羲軒之文見諸圖畫唐虞稽諸典謨三代具諸易書詩禮春秋故易以闡象其文奧書道政事其文雅詩發性情其文婉禮辨等威其文理春秋斷以義其文嚴[illegible]世之常經不可尚已

胡翰曰六藝之文易也書也詩也春秋也禮樂也樂亡而禮僅存其三曰儀禮也周禮也禮記也漢儒槩而言之以爲六藝史遷曰六藝經傳以千萬數窮年不能究其說累世不能通其學聖人之言豈越[redacted]若是哉火於秦汨於漢加之傳注日以滋蔓故習於訓詁者溺於專門流於術數者拘於災異否則辭章而已學者誠以身體之以心會之則聖人之道不在於書而在吾身吾心矣

劉廸簡曰漢儒多分章句有破碎五經之患宋儒詳衍義說有傅會五經之患

劉三吾曰六經載道之書也四書明理之書也易以道陰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經義考巻1-285, 287-298目2巻』　請求記号 898-209　ガラス使用

陽書以道政事詩以詠性情春秋以正名分禮以謹節文樂以宣功德道無乎不在也大學其入道之戶庭乎中庸其造道之閫奧乎論語無非教人操存涵養之要孟子無非教人體驗擴充之功故求道必自六經始求六經必自四書始

季應期曰窮經以致其用反躬以踐其實不如是讀書奚益

王紳曰聖人垂訓方來於六經尤著六經非聖人之所作因舊文而刪定者也易因伏羲文王之著而述之大傳所以明陰陽變化之理書因典謨訓誥之文而定之所以紀帝王治亂之迹春秋因魯史之舊而修之所以明外霸內夏之分詩因列國歌謠風雅之什而刪定之所以陳風俗之得失禮所以著上下之等樂所以導天地之和[illegible]用當於事情而爲萬世之準則也其於取舍用意之際似寬而實嚴若疎而極密故學者舍六經無以爲也　又曰聖人因自然之道著爲自然之文故因其變化之理而成易因其訓誥之體而成書因其治化之蹟而成詩因其褒貶之法而成春秋因其[redacted]之[redacted]而成禮因其和暢之用而成樂此六經之文所以終天地亘古今而不易者以其出於自然也

方孝孺曰五經者天地之心三才之紀道德之本也善學者學諸易以通陰陽之故性命之理學諸詩以求事物之情倫理之懿學諸禮以識中和之極節文之變學諸書以達治亂之由政事之序學諸春秋以參天人之際君臣內

外之分而學之大統得矣然不可驟而進也蓋有漸焉先之大學以正其本次之孟子之書以振其氣則之論語以觀其中約之中庸以達其原然後六經有所措矣　又曰三五之道具六經乎六經委棄曷作程乎易辨治亂政之禎乎書著訓謨道之英乎禮以範俗樂和以成乎詩以蕩邪善之萌乎春秋賞罰人倫之城乎措之孔易施之孔明乎　又曰聖人嘗言誦詩三百不達於政雖多亦奚以爲是學詩可以爲政也豈惟詩爲然傳稱書以道政事漢儒春秋斷大政則書與春秋亦政事所自出也易以冒天下之道舉而措之民謂之事業則可爲政者莫大乎易記禮者謂班朝治軍涖官行法教訓正俗分爭辨訟非禮皆不

[illegible]

下後世垂之愈久而無變是故謂之經　又曰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八聖人之言行文章具在六經故後之學聖人者舍六經無以爲也　又曰經者治天下之具也豈直文辭云爾哉　又曰齊桓公欲取魯仲孫湫曰魯猶秉周禮未可伐也則古者以治經與否觀國之興廢也周原伯魯不悅學閔子馬曰學猶殖也不學將落原氏其亡乎則以學經與否觀家之存亡也經之於人其重也如此又曰明乎春秋者得其斷明乎易衍者得其中明乎詩書者得其正明乎禮樂者得其文　又曰法時乎易取政乎書主敬乎禮體和於樂雅言以詩制事以春秋

練子寧曰經所以載道士之欲明聖賢之道者必急於治

經經旣治則天下之理有不足明而天下之事有不足識者矣

王達曰古者作爲六經以教後世易以通幽明開物成務書以紀政事著道統之傳詩以道性情俾人知感創春秋示法戒嚴內外之辨禮以正行樂以和心總而計之不過數十卷簡易精切莫踰於茲君子誠欲求道舍此而他求可乎

胡儼曰經者常行之典所以載道也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法言大訓存焉曰易詩書禮樂此五經之見於白虎通者曰易書禮詩春秋此五經之見於法言者曰詩書禮樂春秋此五經之見於藝文志者其見於經解者曰詩書樂易禮春秋爲六經[illegible]

[illegible]

於五經而加以五緯也夫經之名與數雖不一所以載道則一耳君子窮理以達道力學以致用必以讀書爲本讀書者必以經爲之本

林文曰自夫子之刪述顏曾思孟之授受六經之道煥然大明如日中天有志於學者誦其經而究其心則聖人之道不可勝用矣

葉儀曰聖賢言行盡於六經四書其微辭奧義則近世先儒之說備矣由其言以求其心涵泳從容久自得之不可先立己意而妄有是非也

薛瑄曰六經四書皆聖賢之言也由其言以得其心則在人焉爾　又曰聖賢之書其中必有體要如明德爲大學

ガラス使用

之體要誠爲中庸之體要仁爲論語之體要性善爲孟子之體要以至五經各有體要體要者何一理而足以該萬殊也荀揚諸子之書辭亦奇矣論亦博矣其中果有體要如聖賢之書乎　又曰舍五經四書與周程張朱之書不讀而讀他書是猶惡覩泰山而喜邱垤也

彭勗曰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非孔子刪述六經垂憲萬世則其道無傳所謂集羣聖之大成也濂洛關閩之學非朱子裒集諸子之言而注釋六經則其學不明所謂集羣賢之大成也

曹端曰六經四子書天下萬世言行之繩墨也不可不使之先入於心

劉定之曰羣經皆仲尼刪述垂訓然詩書禮尤切實故雖書事證焉上而至於一拱手之尚左尚右下而至於一動足之蹈如躩如既切切執其禮又孜孜言其故信乎雅言之在詩書禮也後之學者苟非心惟其義口誦其文用功無閒其何以得溫柔敦厚之仁於國風雅頌之辭廣疏通知遠之智於虞夏殷周之載成恭儉莊敬之禮於制度品節之閒內以淑身外以用世哉

楊守陳曰古者卜筮也而有易歌詠也而有詩紀載也而有書有春秋行有禮奏有樂皆烝民日用之常皇帝王治世之典而天下之道自一而萬無弗載於是矣

張寧曰六經四書其言皆弘妙而淵懿周密而精純渾渾焉噩噩焉而相爲備具未始致意於文字也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經義考卷1-285,287-298目2卷』　請求記号 898-209

ガラス使用

何喬新曰經以載道道本於心夫子祖述憲章垂六經以詔萬世易作而吉凶禍福之驗該矣書作而治亂存亡之戒明矣詩作而吟詠性情之美極矣動盪天地之中和而爲禮樂斧衮二百四十年之善惡而爲春秋由是二帝三王之道益明於天下然六經心學也是故說天莫辨於易由吾心即太極也說事莫辨乎書由吾心政之府也說志莫辨乎詩由吾心統性情也說理莫辨乎春秋由吾心分善惡也說體莫辨乎禮由吾心有天序也導民莫過乎樂由吾心備人和也聖人因其心之所有而以六經教之秦漢以來心學不傳京房溺於名數世豈復有易孔鄭專於訓詁世豈復有書詩董仲舒流於災異世豈復有春秋樂固亡矣經於大小戴氏之新記亦多蕪純世豈復備全禮哉經既不明心則不正國家安得而善治[illegible]安得不流俗乎　又曰漢宣帝詔諸儒講經於石渠章帝會諸儒講五經於白虎觀如蕭望之之經術劉向之精忠則講論於石渠者也如丁鴻之至行賈逵之博學則講論於白虎觀者也宋之經筵尤重擇人文彥博以三朝元老而與經筵程伊川以一代大儒而爲講官他如賈昌朝范祖禹無非端人正士其所以發聖人之經窮典籍之奥者班班可考以水喻政得之小旻烹鮮喻治得之匪風此學詩也薄刑緩征荒政講之修德承天視祲論之此學禮也上承下施蓋取諸鼎亂極生治蓋取諸萃易學明也說命三篇特誦三句五子之歌再誦六句書學深也論魯封疆講鄭鑄刑比明春秋而知之大學修身中庸入德此講禮記而知之

得人如此其有裨於君德豈淺也哉

程敏政曰道原於天性於人具於聖人之六經經也者聖人修道之教而人所以爲窮理盡性明善誠身之學者也自性學既微六經常爲空言於天下凡師之所以授徒上之所以取士者亦徒曰明經而經反晦者千餘年至宋兩程夫子始得聖學於遺經紫陽夫子實嗣其傳其說經以詔來學於易於詩皆手筆也於書於禮於樂則指授其及門之士而學庸語孟四書所以爲治經之階梯者又皆煥乎炳如無復遺憾夫然後天下後世之人知明經將以復性而足致夫體用一原隱微無閒之極功嗟夫六經明晦世道之汚隆繫焉必窮理明善以求經之明盡性誠身以致經之用[illegible]

盛之時學者於六經四書纂[illegible]疏曰集成曰講義曰通考曰發明曰紀聞曰管窺曰輯釋曰章圖曰音考曰口義曰通旨棼起蝟與不可數計六經注脚抑又倍之

章懋曰聖賢之道載諸經具之吾心而著于日用事物人倫之閒若大學之敬中庸之誠論語之操存涵養孟子之體驗擴充一一反之身心實踐而力行之求之吾心而無慊斯考之聖賢而不謬驗之内外而無怨矣

黄諫曰書之可信者經焉耳矣經之外未足盡信也

桑悅曰易始于皇書始于帝詩始于王春秋始于伯禮之與樂所以經緯皇帝王伯者也由伯而下棄禮絶樂有不可勝言者矣聖人因作春秋以閑世變明王道抑霸功以

ガラス使用

達易書詩禮樂之事業是故存乎易以全春秋之變存乎書以全春秋之恒存乎詩以全春秋之藴存乎禮以全春秋之序存乎樂以全春秋之和而易書詩禮樂又所以存乎春秋者也六經各一其體用論其大分五經者春秋之體春秋者五經之用　又曰孔孟既沒六經七篇之傳所以續其亡以施教也苟讀孔孟之書而不潛心其爲人不爲徒讀也邪

王鏊曰世謂六經無文法不知萬古義理萬古文字皆從經出也即如七月一篇叙農桑稼圃內則叙家人寢興烹飪之細禹貢叙山川脈絡原委如在目前論語記夫子在鄉在朝使儐等容宛然畫出一箇聖人孰謂六經無文法

者故知漢尚[illegible]經皆出[illegible]

其師之說其後鄭玄之徒箋注訓釋不遺餘力雖未盡得聖經微旨而其功不可誣也宋儒性理之學行漢儒之說盡廢然其間有不可得而廢者好古者不可不考也

張吉曰學者不讀五經遇事便覺窒礙今士子業一經豈聖人之言亦有當去取者耶

石珤曰聖人之道載在六經王者用之以定四海其臣用之以弼其治其民用之以親親長長幼幼養生送死而無憾何莫非六經之功哉

王啓曰自夫子刪述六經而伏羲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寓於易書詩春秋禮樂如天之不可階而升夫子恐人好高而反失之也故其爲教博文約禮之外性與天道罕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經義考卷1-285, 287-298目2卷』 請求記号 898-209

ガラス使用

言而論語一書不出問答思辨之閒當時曾子傳其學耑用心於內其作大學則曰格物致知猶吾夫子也曾子傳之子思其作中庸則曰擇善思誠猶吾曾子也子思傳之孟子其作七篇則曰知言明善猶吾子思也惜乎其書存其人亡異端之說始熾猥以百家之言廁於其閒學者莫知所宗幸而四子之澤未泯漢董子思所以禁之首請罷黜百家以尊孔子其後始置五經博士四子得列講師而百家不致與六經抗衡矣

楊廉曰先六經而後諸子百氏此讀書之要也　又曰大學以格物為先格物以讀書為先所讀之書五經四書其本領也

楊廷和曰六經自古聖賢正學之心法在焉諸賢之所謂學者不出乎是

顧璘曰六經者禮義之統紀文章之準繩也學者不根六經無以成學　又曰孔孟所引詩書多斷章取義不拘拘於章句蓋義理乃其精微文辭特糟粕耳至宋儒泥章句立主意雖於文字之際有所發明卒使六經之旨拘牽執滯而無曲暢旁通之趣實訓詁之學為之害也　又曰六經之文非仕與學者限於禁而不得為也奈何排其戸不歷其奧乎　又曰六經道之綱也苟舉其綱萬目咸正

何瑭曰聖賢之道昭在六籍如日星後學愧不能知而行之自宋以來儒者之論太多此吾之所深懼也

王廷相曰六經者道之所寓故仲尼取以訓世八索九邱連山歸藏非不古也道不足以訓仲尼則棄之故後世無

ガラス使用

聞

崔銑曰先王之道存乎經學者倦於行於是乎深性命之談亡其本矣夫慕父母者孝子之行也履六經者醇士之學也是故經明而習同習同而德立德立而化行化行而後天下國家可從而理矣　又曰圖象繁而易荒矣小序廢而詩蕪且淺矣左氏輕而春秋虛矣喜新變古君子無樂乎斯焉爾

方鵬曰五經四書一也漢人讀之爲訓詁之學唐人讀之爲辭章之學今人讀之爲科舉之學蓋讀之者同而用之者異也

邵銳曰經也者天地之心聖賢之精蘊皆於是乎在故經明則道明道明則天極以立地維以張人紀以參天兩之能事於是乎畢矣

王道曰學者讀聖人之經於千載之下求聖人之意於千載之前必須虛懷觀理以求至當歸一之趨不可橫立偏見而反牽引聖言以狥己意也

薛蕙曰易之言有不同乎書者矣書之言有不同乎詩者矣各經之言或先或後或彼或此何必一一强同乎直要其歸觀其所以同可耳

桂蕚曰讀大學必如親見孔子曾子讀中庸必如親見子思讀論語必如親問孔子於洙泗之上讀孟子必如親事孟子於齊梁之閒

王守仁曰經常道也以言陰陽消息之行則謂之易以言紀綱政事之施則謂之書以言歌詠性情之德則謂之詩

以言條理節文之著則謂之禮以言欣喜和平之生則謂之樂以言誠正邪僞之辨則謂之春秋六經者吾心之紀籍也而六經之實則具於吾心

許誥曰六經所載皆聖王治民之道欲求道者舍是無所用心矣

陸深曰書莫尚於經經聖人之書也後有作焉凡切於經者咸得附矣

湛若水曰聖人之治本於一心聖人之心見於六經故學六經者所以因聖言以感吾心而達於政治者也

祝允明曰經業自漢儒迄於唐或師弟子授受或朋友講習或閉戸窮討敷布演繹難疑訂譌益久益著宋人都掩[illegible]之或[illegible]爲[illegible]說或稍援他人必當時黨類吾不知先儒[illegible]無一義一理乎亦可謂[illegible][illegible]之甚矣其[illegible][illegible]而[illegible][illegible]能令學者盡棄其學隨其步趨迄數百年不悟不疑而愈固太祖皇帝令學者治經用古注疏參以後說而士不從也嗚呼試闊兩漢魏晉南北朝隋唐之學其義指理致度數章程何等精密弘博宋人不見何處及之況並之又況以爲過之乎此非空言可强辨解也

黃焯曰六經文之至也不可以擬而續也後之爲文者舍六經奚以哉

麗萬曰孔子集百王大成非不可博取然所刪述六經而已所信用者周禮而已所傳授者論語而已

楊愼曰宋儒說經其失在廢漢儒而自用己見夫六經作於孔子漢世去孔子未遠傳經之人雖劣其說宜得其眞

宋儒去孔子千五百年矣雖其聰頴過人安能一旦盡棄其舊而獨悟於心乎然今之人安之不怪則科舉之累先入之說膠固而不可解也　又曰六經日用之五穀也人豈有一日不食五穀者乎

楊天祥曰五經備天地萬物之理讀之每徹一卷心曠神怡視聽俱新不出戶庭十年徧之矣雖不足以喻人亦足以自喻也

鄒守益曰五經四書聖人救世之藥方也

徐公階曰經也者聖人以扶人極以開來學其道甚大羣籍不得並焉

鄭公曉曰宋儒有功於吾道甚多但開口便說漢儒駁襍又譏其訓詁恐未足以服漢儒之心宋儒所資於漢儒者[illegible]有不及漢儒者宋儒議漢儒太過近世又信宋儒太過要之古注疏終不可廢也

林雲同曰天地聖人之蘊盡於六經六經垂憲之功成於夫子

蘇祐曰聖人垂教六籍森列立天人之極達皇王之軌究陰陽之變溯聲化之原謹名分之微約性情之正則皆心之用而經之所由著也雖有易詩書春秋禮樂之殊弗外於心苟善治焉其於經不合者寡矣

孔天胤曰六經者聖人之心也所謂天地之道民物之彝宇宙之極而非言語文字云爾也繇是變通之而爲易經綸之而爲書歌詠之而爲詩節文之而爲禮和暢之而爲樂法制之而爲春秋皆自其心出之者也

王崇曰聖人不可得見所可見者聖人之書易書詩春秋禮樂是也易言乎其命也書言乎其行也詩言乎其思也春秋言乎其識也禮言乎其體分也樂言乎其風氣也皆聖人之所爲文也是故君子能遂義不愆於時則庶乎易矣適德不詭於中則庶乎書矣慎動不離於正則庶乎詩矣鑒微不闇於公則庶乎春秋矣修則不斁於敬則庶乎禮矣軌物不失於和則庶乎樂矣

薛應旂曰聖人作經易以道化書以道事詩以達意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春秋以道義先後聖哲上下數千言究其指歸無非所以維持人心於不壞也人乃任末棄本各出意見競爲訓疏支辭蔓說炫博務奇門戶爭高相傾交毀紛披駁雜[illegible]爲世儒之經非復古聖人之經矣正猶讀方書而不知治病反以庸醫之說而亂炎黃之眞也其害可勝言哉　又曰漢之窮經者易如田何以及施孟梁邱書如伏生以及歐陽大小夏侯詩如申公以及轅韓大小毛公禮如高堂生以及后蒼大小二戴春秋如公羊穀梁以及劉氏嚴氏其諸若馬融劉歆鄭玄孔穎達諸人轉相授受而注疏作焉雖其人未必皆賢所言未必皆當然於秦火之後而非此數人則六經幾乎息矣至宋鄭樵乃謂秦人焚書而書存漢儒窮經而經絕信斯言也則是漢儒之罪葢又不止於秦火也然自今觀之漢去古未遠而聖人之遺旨猶或有得於面承口授之餘故宋儒釋經遂多因之而闕文疑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經義考卷1-285, 287-298目2卷』 請求記号 898-209
ガラス使用

義一以注疏爲正如九六老變孔穎達之說也文質三統馬融之說也河洛表裏之符宗廟昭穆之數劉歆之說也五音六律還相爲宮鄭夅之說也其擇言之廣取善之公要在明乎經而不失聖經之意耳豈得盡如夾漈之論哉蓋漢儒之學長於數若儀文節度之煩蟲魚草木之變皆極其詳其學也得聖人之博宋儒之學長於理若天地陰陽之與性命道德之微皆究其極其學也得聖人之約合是二者而虛心體認則天機相爲感觸當自默會於燕閒靜一之中超然悟於意言象數之表而吾心之全體大用可一以貫之而不溺於先入之說不蔽於淺陋之見矣尚何有衆言之淆亂哉

王文祿曰大學之道明學廣大宏觀論語之言義履之實理

吳桂芳曰惟精惟一者聖人之心而其經綸之迹則今六經之所載者備焉聖人非故以迹而示人也蓋其仁天下之心無窮故不忍以其有盡之身而廢天下萬世可繼之治是故六經作焉六經者道法兼備聖人雖往而循之者足以立政明之者足以立教此聖人爲萬世至深且遠之計也故其舉之於口筆之於書或刪或述若易詩書禮樂春秋其爲言雖殊然皆不離乎彝倫日用之常此吾儒之學所以爲萬世不易之道而與天壤均無斁者也

林燫曰聖人之道不明諸儒晦之也易詩書春秋禮樂聖人所以垂訓也自漢以來傳經者無慮數百家其書學者多有之然聖人之旨愈鬱而不章則諸儒之過也夫六經

ガラス使用

之道同條共貫第諸儒言之有同有不同易以道陰陽而厄之於數至作太玄潛虛以擬之其失也拘而不通書以道政事武成之篇孟子疑之金縢之冊周公或不爲此也必曲爲之說則其失也誣而難信詩以道性情而鄭衛之風皆目爲淫奔所自作何以被之管絃又欲盡廢小序則其失也疎而起後世之疑春秋以道名分誅亂臣討賊子其太旨固也滕侯以黨惡貶其後世許止以不嘗藥被之弒君故其失也鑿而多端至於禮樂則漢儒之附會爲已甚矣蓋傳注愈繁則聖人之經愈晦曰盡廢傳注可乎曰何可廢也傳注所以明經也與其過而廢之孰若過而存之

王維楨曰經者常也言萬世可常用也故天有常[illegible]不見則[illegible]聖人有常言不用則[illegible]乖六經各一[illegible]不相沿也易布卦以經緯相錯書序事以都俞造端詩紀德以比興發義禮樂陳器數以問荅成章六經之道明哲所不能踰也

皇甫汸曰道散於天地而載於書謂之文文以載道謂之經六經作而天地之道闡矣天下之文肇矣

周子義曰聖人之作經也因人心自然之理而爲之闡明開發其言明白簡切而可深思故因人心之有陰陽也而爲之贊易因人心之有政事性情也而爲之刪詩書因人心之有名分節文也而爲之修春秋定禮樂理如是而至聖人之言亦如是而止

田一儁曰昔者聖人之作經也樞紐造化陶冶性情綱紀

ガラス使用

政事宣達中和扶植名分垂恒久之至教洩神化之奥旨莫非道也經以載道而後世之書多僞則聖人之經紊矣學以致道而後世之儒多雜則聖人之學病矣經不可使紊也是故惡夫僞也學不可使病也是故惡夫雜也

馮時可曰六經無浮字 又曰漢儒之於經臺史之測天也不能盡天而觀象者莫能廢

吳中行曰秦人坑燔之後經術熄矣漢儒傳經之義而六經賴以不亡叔世汩溺之餘理學晦矣宋儒窮經之理而六經因之益顯

王敬臣曰六經文之本爲文者舍六經而效子史本之則無如之何

[illegible]

章潢曰經常道也以言陰陽消息之行則謂之易以言紀綱政事之施則謂之書以言歌詠性情之發則謂之詩以言條理節文之著則謂之禮以言懽喜和平之生則謂之樂以言誠僞邪正之辨則謂之春秋故易也者志吾心之陰陽消息者也書也者志吾心之紀綱政事者也詩也者志吾心之歌詠性情者也禮也者志吾心之條理節文者也樂也者志吾心之懽喜和平者也春秋也者志吾心之誠僞邪正者也君子之於六經也求之吾心之陰陽消息而時行焉所以尊易也求之吾心之紀綱政事而時施焉所以尊書也求之吾心之歌詠性情而時發焉所以尊詩也求之吾心之條理節文而時著焉所以尊禮也求之吾

心之懽喜和平而時生焉所以尊樂也求之吾心之誠僞邪正而時辨焉所以尊春秋也　又曰易以道人心之中正書以道人心之和平禮以道人心之祇敬詩以道人心之品節春秋以道人心之是非則是人心爲五經之本也

又曰五經聖賢述作不齊要皆定之孔子以垂教萬世易以象教書以身教詩以聲教禮以理教春秋以名分教若各一其義也然道一也

何洛文曰五經非他聖人之心也聖人之心即天地之心古今人所同也故易不過道吾心之時書不過道吾心之中詩不過道吾心之無邪春秋不過道吾心之公禮樂不過道吾心之序與和使人人各得其心之自然則天地常[illegible]也

沈堯中曰道統之在天下自伏羲而堯舜而禹湯而文武周公孔子上下數千百年若斷若續迄今猶可尋繹者經是已伏羲吾得之易堯舜禹湯文武吾得之詩書周公得之禮孔子得之春秋合五經而序之廼知數聖人之統系存焉

陳于陛曰聖賢垂世立教莫備于五經五經者天地自然之文生人日用之具五經之道明則諸子百家之說若權設而不可欺以輕重繩陳而不可欺以曲直賴以見聖人之心者獨此而已

葉向高曰九經者聖言之至約至博者也

ガラス使用

唐公文獻曰經之存於世若日星麗天岳瀆亘地學者見作者之心於千載之上賴有注疏存焉漢之諸儒磨礱以歲月窮殫以心力然後成一家之言其所持論皆師門所授搢紳長老之所傳聞要以發明聖學澤於道德者多也自談者謂漢儒窮經而經絕至以訓詁支離烈於燔燬抶瑕摘釁掩其弘美往哲羽翼之功幾不存於世矣

劉曰寧曰今之談經者專主濂洛諸儒當秦火既燔閩洛未起微漢諸儒彼宋人豈眞能於夢想羹墻之閒遂彷彿其意而接其傳耶不見夫越人之治絲乎漢儒三纙桔据尺櫛寸比疏之剔之緒并井然理也宋人則因之以收組織章甫之效世徒見其爲章爲甫也而遂忘拮据者之爲

鄭瑗曰六經言道而不遺法四書言理而不外事

胡應麟曰夏商以前經即史也尚書春秋是已周秦之際子即集也孟軻荀況是已　又曰尚書經之史也春秋史之經也中庸孟子子也而其理則經也　又曰六經之學廣大閎深歷世名儒第專其一有專於易者有專於書者有專於詩者有專於禮者有專於春秋者有專於爾雅者若馬融鄭康成賈逵王肅劉炫崔浩孔穎達陸德明數子諸經並釋六籍兼該義或未精博斯稱極宋世鉅儒精於析理博匪所先新安後出兼綜二家既精且博矣　又曰宋初邢昺孫奭等尚多以注疏顯至閩洛談理而經學迥別前代

鄧澈曰文莫粹於經聖賢以其精蘊而形諸辭辭可以已

聖賢必無事於作作焉者不得已也

焦竑曰經者性命之奥政治之樞文章之祖也

顧起元曰漢建初八年詔選高才生受四經乃左氏穀梁春秋古文尚書毛詩也漢藝文志云學五經乃詩書禮樂春秋也建元五年立五經博士乃書詩禮易公羊春秋也揚子法言五經爲辨乃易書禮詩春秋也唐五經博士乃周易尚書毛詩左氏春秋禮記也孔穎達與諸儒撰定五經正義乃周易尚書毛詩禮記春秋也禮記經解六藝政教得失乃詩書樂易禮春秋也史記孔子曰六藝於治一也乃禮樂書詩易春秋也莊子天下篇六經與上同漢武表章六經乃易書詩禮樂春秋也秦宓曰文翁遣司馬相如東受七經[illegible]論乃易書詩三禮春秋稱也宋劉敞有七經小傳[illegible]春秋周禮儀禮禮記論語也經典釋文序錄九經乃易書詩三禮春秋孝經論語也漢書藝文志九經唐谷那律稱九經庫韋表微著九經師授譜後唐校九經鏤板於國子監乃易書詩禮樂春秋論語孝經小學也南史周續之通十經乃五經五緯也宋百官志國子助教十人分掌十經乃周易尚書毛詩禮記周官儀禮春秋左氏公羊穀梁論語孝經也莊子孔子繙十二經以說老聃云詩書禮樂易春秋又加六緯一說易上下經并十翼也一云春秋十二公經也今十三經注疏國子監刊本乃易詩書禮記周禮儀禮左氏春秋公羊傳穀梁傳論語孝經孟子爾雅也

髙攀龍曰三代而後聖王不作於是孔子出以六經治天

下決是非定好惡使天下曉然知如是爲經常之道越失者欲有所肆焉民得執常道以格之故亂臣賊子不旋踵而誅是六經者天之法律也天下之所以治而亂亂而復治者以六經在也　又曰六經皆聖人傳心明經乃所以明心明心乃所以明經明經不明心者俗學也明心不明經者異端也

陳懿典曰甚哉王通氏之黜漢而自尊其續經之功也其言曰九師興而易道微三傳作而春秋散齊韓毛鄭詩之末也大戴小戴禮之衰也書殘于古今詩失于齊魯其訟言而攻之也無非欲自尊其所述七制之書關朗之易元經禮樂與六籍並而羣訾漢人之注疏爲不足道也自文[illegible]之言而益重漢人之罪也嗟夫貶漢所以尊宋也不知秦灰方熸孔壁乍起自漢始除挾書律之歲以至于宋其閒千有餘載六籍之文不至于澌滅殆盡以竢後人之講明而表章者伊誰之力也設令遺經散逸異端縱橫卽有宋諸儒何所據以加論著之功續不傳之祕哉

謝肇淛曰宋儒貶經太過者至目春秋爲斷爛朝報信經太過者至以周禮爲周公天理爛熟之書不知春秋非孔子不能作而周禮實非周公之書也至歐陽永叔以繫辭非孔子之言抑又甚矣

錢謙益曰十三經之有傳注箋解義疏也肇于漢晉粹于唐而是正于宋熙寧中王介甫憑藉一家之學創爲新義

而經學一變淳熙中朱元晦折衷諸儒之學集爲傳注而經學再變再變之後漢唐章句之學或幾乎熄矣宋之學者自謂得不傳之學于遺經而近代儒者遂以講道爲能事漢儒謂之講經今世謂之講道聖人之經即聖人之道也離經而講道則亦宋儒埽除章句者導其先路也宋史儒林與道學分而古人傳注箋解義疏之學轉相講述者無復遺種此亦古今經術升降絶續之大端也經學之熄也降而爲經義道學之偷也流而爲俗學軨材小儒敢于嗤點六經呰毀三傳學術蠱壞世道偏頗孟子曰我亦欲正人心君子反經而已矣誠欲正人心必自反經始誠欲反經必自正經學始

趙傴生曰讀經者求天地之道于易求帝王之道于書求諸侯之道于春秋求大夫士之道于禮求[illegible]之道于詩

喬可聘曰六經之義驗之于心而然施之行事而順然後爲得今人讀孔孟書乃祇爲榮肥計便是異端如何又闢異端

柴紹炳曰春秋載夏五郭公杞子伯甲戌己丑之類以其傳疑未嘗輒加增損論語曰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至宋代儒者多以己意刪訂經文二程改大學朱子作孝經刊誤將舊文併省分屬經傳而刪其字句夫仲尼不敢改魯史而程朱改孝經大學此等事聽先儒自爲之勿效之也

顧炎武曰攷定經文如程子改易繫辭天一地二一節於天數五之上論語必有寢衣一節於齊必有明衣布之下

蘇子瞻改書洪範曰王省惟歲一節於五曰歷數之下改康誥惟三月哉生魄一節於洛誥周公拜手稽首之上朱子改大學康誥曰至止於信於未之有也之下改詩云瞻彼淇澳二節於止於信之下論語誠不以富二句於齊景公有馬千駟一節之下詩小雅以南陔足鹿鳴之什而下改為白華之什皆至當無復可議後人效之妄生穿鑿周禮五官互相更調而王文憲作二南相配圖洪範經傳圖重定中庸章句圖改甘棠野有死麕何彼穠矣三章於王風仁山金氏本此改斂時五福一節於五曰考終命之下改惟辟作福一節於六曰弱之下使鄒魯之書傳於今者幾無完篇殆非所謂畏聖人之言者矣　又曰古人之文變此[illegible]向說[illegible]經[illegible]經者傳[illegible]後人所改置義也　又曰讀書不通五經者必不能通一經

□□□曰六經自秦煨燼而後非漢儒專門訓詁後卽有濂洛大儒亦無從得不傳之學於遺經在當時各自名家至今日而存亡或異然其源流猶可取而考證也

黃虞稷曰五經逮婺源朱子出而學益明雙湖雲峰兩胡氏之於易慶源輔氏之於詩九峰蔡氏之於書勉齋黃氏信齋楊氏之於禮清江張氏之於春秋闡明羽翼等于漢儒家法而義理過之

陸隴其曰諸經皆學者所當用力今人只專守一經而於他經則視為沒要緊此學問所以日陋　又曰漢儒多求詳於器數而濶畧於義理聖人之遺言雖賴之以傳而聖人之精微亦由之而湮至濂洛關閩諸儒出卽器數而得

義理然後聖人之旨昭若白日而六經之學於是爲盛

按西漢經師各有家法其授受流派儒林傳載之詳矣其後費直京房之說行而爲施孟梁邱之易者寡杜林古文興而爲歐陽大小夏侯之書者踈毛傳廣而齊魯韓詩漸衰左傳立而嚴顏春秋幾輟范史述儒林不能如班氏之備稽之歐陽子趙氏洪氏所錄碑碣治梁邱易則有重安侯相杜暉慈明治歐陽書則有郎中王政季輔鄭固伯堅綏氏校尉熊喬郯令景君又有閭葵龔叔謙治小夏侯書則有閭葵廉仲絜治魯詩則有司隸校尉魯峻仲嚴執金吾丞武榮含和治韓詩則有郎中馬江[illegible]衛尉[illegible]佑治嚴氏春秋則有祝睦處士閭葵班宣高暨子讓公謙泰山都尉孔宙季將巴郡太守樊敏升達祝長嚴訢少通文學掾百石卒史孔龢治顏氏春秋則有魯峻此皆史傳所不載考古君子續九經師授之譜所當補入者也

又按五經始出多係古文辭義艱晦非得訓故其何能通博士轉相授受不無異同石渠虎觀講說紛綸帝臨親決歷久而後論定漢之經師用力勤而訓義艱有功於經大矣而又兢兢各守其師說遇文有錯互一字一句不敢移易其尊經也至莫有侮聖人之言者平心以揆之漢人亦何罪之有

乃宋人之論謂詩因序而亡經因窮而絶至以訓詁之害等于秦火之燔毋乃過與嗚呼帖括盛而經義微語録多而經義少于是孔子之廡配食祧漢而躋宋説經者退而高談性命者始得進矣

又按五經垂世昔賢方之于海比之日月久而常新挹而不竭葢合羲農軒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數聖人而成非一人一家之言也朱子注論語從禮記中摘出中庸大學爲之章句配以孟子題曰四書諄諄誨人以讀書之法先從四子始由是淳熙而後諸家解釋四書漸多于説經者矣元皇慶二年定爲考試程式凡漢人南人第一塲試經疑二問于大學論語孟子中庸内出題並用朱氏章句集注經義一道各治一經若蒙古色目人第一塲試經問五條以大學論語孟子中庸内設問亦用朱氏章句集注則舍五經而專治四書矣明代因之學使者校士以及府州縣試專以四書發題惟鄉會試有經義四道然亦先四書而後經沿習既久士子於經義僅涉畧而已至于習禮者恒刪去經文之大半習春秋者置左氏傳不觀問以事之本末茫然不知經學于是乎日微海其可枯乎日月其可晦乎此學者之所深懼也檮昧之見斟今酌古謂試士之法學使而下宜經書並試先經後書鄉會試亦然葢書所同而經所獨專精其所獨而同焉者不肯後于人則經義書義庶幾並

治矣若夫元人之試經義詩以朱氏爲主尚書以蔡氏爲主周易以程氏朱氏爲主三經兼用古注疏春秋許用三傳及胡氏傳禮記用古注疏迨明洪武中損益之春秋得兼用張洽集注禮記則用陳澔集説要仍不廢古注疏而永樂諸臣纂修大全類攘竊一家之書以爲書廢注疏而不采先與取士程式不協何得謂之大全乎所當覈諸書所本各還原著書之人别事纂修可也

經義考卷二百九十七終

經義考卷二百九十八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通説四（説緯）

桓譚曰凡人情忽於見事而貴於異聞觀先王之所紀述咸以仁義正道爲本非有奇怪虚誕之事蓋天道性命聖人所難言也自子貢以下不得而聞況後世淺儒能通之乎今諸巧慧小才技數之人增益圖書矯稱讖記以欺惑貪邪詿誤人主焉可不抑遠之哉其事雖有時合譬猶卜數隻偶之類　又曰讖出河圖洛書但有朕兆而不可知後人妄復加增依託稱自孔子誤之甚也

張衡曰聖人明審律歷以定吉凶重之以卜筮雜之以九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經義考卷1-285,287-298目2巻』　請求記号 898-209

ガラス使用

宮經天驗道本盡於此或觀星辰逆順寒燠所由或察龜策之占巫覡之言其所因者非一術也立言於前有徵於後故智者貴焉謂之讖書讖書始出蓋知之者寡自漢取秦用兵力戰功成業遂可謂大事當此之時莫或稱讖若夏侯勝眭孟之徒以道術立名其所述著無讖一言劉向父子領挍祕書閱定九流亦無讖錄成哀之後乃始聞之尚書堯使鮌理洪水九載績用不成鮌則殛死禹乃嗣興而春秋讖云共工理水凡讖皆云黃帝伐蚩尤而詩讖獨以爲蚩尤敗然後堯受命春秋元命包中有公輸班與墨翟事見戰國非春秋時也又言別有益州益州之置在於漢世其名三輔諸陵世數可知至於圖中訖於成帝一卷之書互異數事聖人之言埶無若是殆必虛僞之徒以要世取資往者侍中賈逵摘讖互異三十餘事諸言讖者皆不能說至於王莽篡位漢世大禍八十篇何爲不戒則知圖讖成於哀平之世也且河洛六藝篇錄已定後人皮傅無所容篡永元中清河宋景遂以歷紀推言水災而僞稱洞視玉版或者至於棄家業入山林後皆無效而復采前世成事以爲證驗至於永建復統則不能知此皆欺世罔俗以昧埶位情僞較然莫知糾禁且律歷卦候九宮風角數有徵效世莫肯學而競稱不占之書譬猶畫工惡圖犬馬而好作鬼魅誠以實事難形而虛僞不窮也宜收藏圖讖一禁絕之則朱紫無所眩典籍無瑕玷矣

尹敏曰讖書非聖人所作其中多近鄙別字頗類世俗之辭恐疑誤後生

ガラス使用

班固曰聖人作經賢者緯之

蘇竟曰孔丘秘經爲漢赤制玄包幽室文隱■明

王充曰神怪之言皆在讖記所表皆效圖書

韓勑曰八皇三代至孔乃備三陽吐圖二陰出讖

荀悅曰世稱緯書仲尼之作臣悅叔父故司空爽辯之蓋發其僞也或曰以己雜仲尼乎以仲尼雜己乎若彼者以仲尼雜己而已然則所謂八十一首非仲尼之作矣或曰燔諸曰仲尼之作則否有取焉則可曷其燔

孟達曰夫不經之言而有驗應者號曰世讖也

劉熙曰緯圍也反覆圍繞以成經也圖度也盡其品度也讖纖也其義纖微也

摯虞曰圖讖之屬雖非正文之制然取其縱橫有義反覆成章

范曄曰桓譚以不善讖流亡鄭興以遜辭僅免賈逵能附會文致最差貴顯世主以此論學悲矣哉　又曰河洛之文龜龍之圖箕子之術師曠之書緯候之部鈐決之符皆所以探抽冥賾參驗人區時有可聞者焉漢自武帝好方術後王莽矯用符命及光武猶信讖言士之赴趨時宜者皆馳騁穿鑿爭談之故王梁孫咸名應圖籙越登槐鼎之位鄭興賈逵以附同稱顯桓譚尹敏以乖忤淪敗自是習爲內學尚奇文貴異數不乏於時矣

蕭綺曰童謠信於春秋讖辭煩於漢末

劉勰曰六經彪炳而緯候稠疊孝論昭晰而鉤讖葳蕤按經驗緯其僞有四蓋緯之成經其猶織綜絲麻不雜布帛

乃成今經正緯奇倍摘千里其僞一矣經顯聖訓也緯隱神教也聖訓宜廣神教宜約而今緯多於經神理更繁其僞二也有命自天迺稱符讖而八十一篇皆託於孔子則是堯造錄圖昌制丹書其僞三矣商周以前圖籙頻見春秋之末羣經方備先緯後經體乖織綜其僞四矣僞旣倍摘則義異自明經足訓矣緯何豫焉乃技數之士附以詭術或說陰陽或序災異若鳥鳴似語蟲葉成字篇條滋蔓必假孔氏通儒討覈謂起哀平東序祕寶朱紫亂矣至於光武之世篤信斯術風化所靡學者比肩沛獻集緯以通經曹褒撰讖以定禮乖道謬典亦已甚矣是以桓譚疾其虛僞尹敏戲其深瑕張衡發其僻謬荀悅明其詭誕四賢博練論之精矣

劉昭曰緯候紛書宗貴神鬼出沒隱顯動挾誕怪該覈陰陽徵迎起伏或有先徵時能後驗故守寄搆思雜稱曉輔通儒達好時畧文滯公輸益州具於張衡之詰無口漢輔炳乎尹敏之諷圖讖紛僞其俗多矣

隋書經籍志曰說者云孔子既敘六經以明天人之道知後世不能稽同其意故別立緯及讖以遺來世其書出於前漢有河圖九篇洛書六篇云自黃帝至周文王所受本文又別有三十篇云自初起至於孔子九聖之所增演以廣其意又有七經緯三十六篇並云孔子所作并前合爲八十一篇而又有尚書中候洛罪級五行傳詩推度災氾歷樞含神霧孝經句命決援神契雜讖等書漢代有郗氏袁氏說漢末郎中郗萌集圖緯讖雜占爲五十篇謂之春

秋災異宋均鄭玄並爲讖律之注然其文辭淺俗顛倒舛謬不類聖人之旨相傳疑世人造爲之後或者又加點竄非其實錄起王莽好符命光武以圖讖興遂盛行於世漢時又詔東平王蒼正五經章句皆命從讖俗儒趨時益爲其學篇卷第目轉加增廣言五經者皆憑讖爲說至宋大明中始禁圖讖梁天監以後又重其制及高祖受禪禁之愈切煬帝即位乃發使四出搜天下書籍與讖緯相涉者皆焚之爲吏所糾者至死自是無復其學祕府之內亦多散亡

唐章懷太子賢曰七緯者易緯稽覽圖乾鑿度坤靈圖通卦驗是類謀辨終備也書緯璇璣鈐考靈耀刑德放帝命驗運期授也詩緯推度災氾歷樞含神霧也禮緯含文嘉稽命徵斗威儀也樂緯動聲儀稽耀嘉汁圖徵也孝經緯援神契鉤命決也春秋緯演孔圖元命包文耀鉤運斗樞感精符合誠圖考異郵保乾圖漢含孳佑助期握誠圖潛潭巴說題辭也

孔穎達曰緯文鄙近不出聖人前賢共疑有所不取又曰龜負洛書經無其事中候及諸緯多說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受圖書之事皆云龍負圖龜負書緯候之書不知誰作通人討覈謂僞起哀平者也

楊侃曰緯書之類謂之祕經圖讖之書謂之內學河洛之書謂之靈篇

徐鍇曰圖讖之興興於兩漢自唐堯申四岳之命箕子陳五行之書河圖洛書聖人則之此天所以陰隲下民而聖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經義考卷1-285,287-298目2巻』 請求記号 898-209

ガラス使用

人知命之術也自董仲舒劉向博極其學自餘諸子多非兼才其陳說圖讖皆玄契將來然離合文字本非其術至使所作符命文字皆俗體相兼顏之推論之詳矣又童謠符讖亦天所以告俗人或時之讖占候者隨事而作以傳俗聞未可以文字言也

余靖曰緯候相高號雖同於怪牒典墳一貫理終異於神經齊七政於璣衡本殊象祕立五經之管鑰當備徵文

歐陽修曰士之所本在乎六經而自暴秦燔書聖道中絕漢興收拾亡逸所存無幾或殘篇斷簡出於屋壁而餘齡昏眊得其口傳去聖既遠莫可考證偏學異說因自名家然而授受相傳尚有師法暨晉宋而下師道漸亡章句之篇家藏私蓄其後各爲箋傳附著經文其說存亡以時好惡學者茫昧莫知所歸至唐太宗時始詔名儒撰定九經之疏號爲正義凡數百篇自爾以來著爲定論凡不本正義者謂之異端則學者之宗師百世之取信也然其所載既博所擇不精多引讖緯之書以相雜亂怪奇詭僻所謂非聖之書異乎正義之名也臣欲乞特詔名儒學官悉取九經之疏刪去讖緯之文使學者不爲怪異之言之所惑亂然後經義純一無所駁雜其用功至少其爲益則多臣愚以謂欲使士子學古勵行而不本六經欲學六經而不去其詭異駁雜欲望功化之成不可得也　又曰自周衰禮樂壞於戰國而廢絕於秦漢興六經在者皆錯亂散亡雜僞而諸儒方共補緝以意解詁未得其真而讖緯之書出以亂經鄭玄之徒號稱大儒皆主其說學者由此牽惑

沒溺而時君不能斷決由是郊邱明堂之論至於紛然而莫知所止禮曰以禋祀祀昊天上帝此天也乎以爲天皇大帝者北辰耀魄寶也又曰兆五帝于四郊此五行精氣之神也乎以爲青帝靈威仰赤帝赤熛怒黃帝含樞紐白帝白招拒黑帝汁光紀者五天也由是有六天之說後世莫能廢焉雖然禮之失也豈獨緯書之罪哉在於學者好爲曲說而人君一切臨時申其私意以增多爲盡禮而不知煩數之爲黷也

鄭樵曰讖緯之學起於前漢及王莽好符命光武以圖讖興遂盛行於世漢時又詔東平王蒼正五經章句皆命從讖俗儒趨時益爲其學惟孔安國毛公王璜賈逵獨非之至宋大明中始禁圖讖梁天監已後又重其制及[illegible]使四出搜天下書籍與讖緯相涉者皆焚之爲吏所糾者至死自是無復有其學至唐惟餘書易禮樂春秋論語孝經七緯詩二緯共九緯而已

胡寅曰讖書原於易之推往以知來周家卜世得三十卜年得八百此知來之的也易道既隱卜筮者溺於考測必欲奇中故分流別派其說寖廣要之各有以也易道所明時有所用知道者以義處命理行則行理止則止術數之學蓋不取也光武早歲從師長安受尚書大義夷攷其行事蓋儒流之英傑也何乃蔽於讖文牢不可破邪　又曰緯書原本於五經而失之者也而尤紊於鬼神之理幽明之故非知道者不能識自孟子而後知道者鮮矣所以易惑而難解也斷國論者誠能一決於聖人之經經所載者

雖有緯書讖記屏而不用則庶乎其不謬於理也

晁公武曰緯書起漢哀平光武既以讖立故篤信之陋儒阿世學者甚衆鄭玄何休以之通經曹褒以之定禮歷代革命之際莫不引讖爲符命故桓譚張衡之徒皆深嫉之自苻堅之後其學殆絕使其尚存猶不足信況又非其眞也

洪邁曰圖讖星緯之學豈不或中然要爲誤人聖賢所不道也眭孟覩公孫病已之文勸漢昭帝求索賢人禪以帝位而不知宣帝實應之孟以此誅孔熙先知宋文帝禍起骨肉江州當出天子故謀立江州刺史彭城王而不知孝武實應之熙先以此誅當塗高之讖漢光武以詰公孫述袁術王浚皆自以姓名或父字應之以取滅亡而其兆爲曹操之魏兩角犢子之讖周子諒以劾牛仙客李德裕以議牛僧孺而其兆爲朱温隋煬帝謂李氏當有天下遂誅李金才之族而唐高祖乃代隋唐太宗知女武將竊國命遂濫五娘子之誅而阿武婆幾易姓武后謂代武者劉劉無强姓殆流人也遂遣六道使悉殺之而劉幽求佐臨淄王平內難韋武二族皆殄滅晉張華郭璞魏崔伯深皆精於天文占筮言事如神然皆不免於身誅家族況其下者乎

呂祖謙曰讖記之僞易知只緣光武以符命起故篤信之亦是欲蔽明也楊春卿有祖傳祕記而爲公孫述將以殺身讖記之學何益讖記出于術數之士豈無小驗然無益于治亂徒足爲害耳人主以讖害政學者以讖害身隋文

ガラス使用

帝創業大類始皇然始皇焚書文帝焚讖利害相反也

又曰讖記之學以術數推天人以爲天災人事皆有定數如此將息於修省急于消伏以天變言之君子雖可假此以去小人小人亦將假此以害君子以正治邪猶慮不勝況以邪治邪乎襄楷以天文星象言宮女之禍雖感帝能寬其死至上琅邪于吉神書其不以左道誅者幸也

葉適曰河出圖洛出書孔子之前已有此論其後隨有讖緯之說起于畏天而成于誣天矣

陳善曰五經正義多引讖緯反害正經皆可刪

陳振孫曰按後漢書緯候之學註言緯七緯也候尚書中候也讖緯之說起於哀平王莽之際莽以此濟其篡逆公孫述效之而光武紹復舊物乃亦以赤伏自累篤信而崇之甘心與莽述同志於是佞臣陋士從風而靡賈逵以此論左氏學曹褒以此定漢禮作大予樂大儒如鄭玄專以讖言經何休又不足責矣二百年閒惟桓譚張衡力非之而不回也魏晉以革命受終莫不傅會符命其源實出於此隋唐以來其學寖微矣攷唐志猶存九部八十四卷今其書皆亡惟易緯僅存及孔氏正義或時援引先儒蓋嘗欲刪去之以絕僞妄矣使所謂七緯者皆存猶學者所不道況其殘闕不完於僞之中又有僞者乎唐志數內有論語緯十卷七緯無之太平御覽有論語摘輔象撰考讖者意其是也御覽又有書帝驗期禮稽命曜春秋命歷序孝經左右契威嬉拒等皆七緯所無要皆不足深攷

眞德秀曰讖緯者末世之邪說張衡以爲起於哀平之閒

蓋得之矣夫異端小數豈無或驗要非六經之法言先王之正道故劉歆見之而改名公孫述因之而僭畔是徒足以起亂臣賊子之心而已果何益於世教哉

魏了翁曰凡緯書皆三字名如乾鑿度參同契等皆然鄭康成俱有注是經書緯書盡讀也

劉炎曰或問六經讖緯之是非曰夫子不語怪力亂神讖緯不足信明矣用以釋經是則漢儒之罪也

王應麟曰鄭康成引圖讖皆謂之說易緯曰易說書緯曰書說嫌引祕書也　又曰宋符瑞志云孔子齋戒向北辰而拜告備於天曰孝經四卷春秋河洛凡八十一卷謹已備矣是以聖人爲巫史也緯書謬妄而沈約取之無識甚矣

魯

陳普曰王莽以哀章金匱用賣餅兒王盛爲四將天下所共笑也光武初興又按赤伏符用王梁爲大司空以讖文用孫咸爲太司馬羣情不悅始以吳漢易咸後欲以罪誅梁夫名應赤伏符而有可誅之罪則所謂劉秀者何足道哉且人情所不悅而與河洛圖書同寶抑何誖也

王禕曰緯書漢儒以爲孔子所演七經之緯凡三十六篇及河圖九篇洛書六篇又別有三十篇與七緯各八十一篇而尚書中候論語讖又不與焉大抵緯書之說以謂孔子旣叙六經以明天人之道知後世不能稽同其意故別立緯讖以遺來世其書出於漢哀平之世蓋夏賀良之徒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經義考巻1-285, 287-298目2巻』　請求記号 898-209　ガラス使用

爲之以爲有經則有緯故曰緯書其言誕謾詭譎不可致詰是時王莽好符命將以此濟其簒逆而公孫述效之至光武亦以赤伏自命篤好而推崇焉當世儒者習爲內學賈逵以此論左氏學曹褒以此定漢禮樂大儒如鄭玄輩專以讖言經而何休之徒又不足言矣然惟桓譚張衡力非之而不能回也先是孔安國毛公以來皆相承以爲妖妄亂中庸之典因魯共王河閒獻王所得古文參而攷之以成其義謂之古學而世儒惑於讖緯毀之至魏王肅推引古學王弼杜預從而明之自是古學稍立而讖緯之學寖微逮宋大明中始禁讖緯之書及隋末遣使搜天下書籍與讖緯相涉者悉焚之唐以來其學遂熄矣然考之唐志猶存九部四十八卷而孔穎達作九經正義往往援引緯書之說宋歐陽公嘗欲刪而去之以絕僞妄使學者不爲其所亂惑然後經義純一其言不果行迨鶴山魏氏作九經要義始加黜削而其言絕焉

張九韶曰讖緯之說秦以前未之聞也始皇時方士盧生入海還奏錄圖書此圖讖之所始乎其後王莽以金匱符命而簒漢遣五威將師頒符命四十二篇於天下光武即位以赤伏符之文信用圖讖終漢之世儒者鮮不傳習至引之以釋經先儒歐陽子嘗議取九經注疏刪去讖緯之文惜乎當時未之能行也

胡應麟曰讖緯之說蓋起於河洛圖書當西漢末符命盛行俗儒增益舛訛日繁其學自隋文二主禁絕世不復傳稍可見者惟類書一二援引及諸家書目具名而已易則

稽覽圖乾鑿度坤靈圖通卦驗是類謀辨終備乾坤鑿度乾元序制書則中候璇璣鈐考靈曜帝命驗運期授詩則含神霧推度災氾歷樞禮則含文嘉稽命徵斗威儀禮記默房樂則動聲儀稽曜嘉叶圖徵春秋則元命包演孔圖文曜鉤運斗樞感精符合誠圖考異郵保乾圖漢含孳佐助期握誠圖潛潭巴說題辭論語則摘輔象撰考讖孝經則孝經雜緯孝經內事句命決援神契元命包左右握左右契雌雄圖分野圖弟子圖口授圖應瑞圖太平御覽又有帝驗期禮稽命曜春秋命歷序孝經威嬉拒等然隋世所存僅十之三馬氏通考止易緯數種晁陳俱斥爲僞書今惟乾坤鑿度行世蓋易緯又幾盡矣　又曰太平御覽又有河圖括地象河圖稽命徵[illegible]挺佐輔[illegible]圖錄運法河圖眞鉤河圖著命河圖矩起河圖天靈河圖祕徵河圖玉版洛書錄運法洛書稽命曜等尋其命名亦易緯之數第御覽所引用亦甚希而諸史藝文志馬鄭經籍畧并其名亦無之蓋自唐已亡高士濂等編文思博要或掇拾於宋齊諸類書中御覽又得之博要諸書決非宋初所有也　又曰乾坤鑿度所載緯書太古文目有元皇介次萬形經次乾文緯次乾鑿度坤鑿度次考靈經次制靈圖次河圖八文次希夷名次含文嘉次稽命圖次墳文次八文次元命包共一十四緯今見於類書者惟含文嘉元命包乾坤二鑿度而已垂皇策乾文緯乾坤二鑿度說易者也含文嘉則禮而元命包春秋孝經皆有之不知何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經義考卷1-285,287-298目2卷』 請求記号 898-209

ガラス使用

者在先而衛元嵩易元包則又因是命名者也今乾坤鑿度全書存其理欲深而甚淺其文欲怪而甚庸其他雜見類書者往往不相遠也　又曰坤鑿度又有地靈母經含靈孕易靈緯經又洛書有靈準聽又地形經又制靈經甚矣其名之衆也蓋此又宋世僞撰乾坤鑿度者依仿御覽所存諸目創立新題故尤可笑　又曰世率以讖緯並論二書雖相表裏而實不同緯之名所以配經故自六經語孝而外無復別出河圖洛書等緯皆易也讖之依附六經者但論語有讖八卷餘不槩見以爲僅此一種偶閱隋經籍志注附見十餘家乃知凡讖皆託古聖賢以名其書與緯體制迥別蓋其說尤誕妄故隋禁之後永絕類書亦無從援引而唐宋諸藏書家絕口不談以世所少知附其目

[illegible]讖一卷雜讖書二十九卷堯戒舜禹一卷孔子王明鏡一卷郭文金雄記一卷王子年歌一卷嵩山道士歌一卷又有以緯候並稱者今惟尚書中候見目中他不可攷云

朱載堉曰俗謂緯書出于哀平之世王莽好讖乃有妄人撰作諸緯茲說不然蓋緯書之文未必盡出妄人之手其閎繆妄雖亦不無要在學者擇焉而已一切皆以爲妄而棄之則過矣太史公大小戴皆在哀平之前已有通卦驗之書而引差之毫釐繆以千里之文豈待王莽而後有哉大抵緯書起自前漢去古未遠彼時學者多見古書凡爲著述必有所本不可以其不經而忽之也

徐常吉曰緯書八十一篇然乾鑿度外又有乾坤鑿度魏

ガラス使用

伯陽參同契亦易緯也而說者以其入道家遂不列於緯書之目尚書中候論語讖亦不與八十一篇之數則漢之緯書何啻八十一篇已也

顧起元曰易緯六篇書緯五篇詩緯三篇禮緯三篇樂緯三篇孝經緯二篇春秋緯十三篇是爲七緯共三十五篇（目與前章懷太子所舉同）諸書所載又有論語緯及河圖九篇洛書六篇共八十一篇其書實不出於孔子蓋漢武購求遺書當時儒者多僞作以應命孔安國毛公輩皆目以爲妖妄哀平之世夏賀良之徒又增爲之王莽謀簒漢因符命以濟其奸光武中興復以赤伏爲援於是其書始行當時張衡桓譚力爭之而不能也賈逵以此論左氏曹褒以此定禮樂京房翼奉以此言易鄭玄何休又以此談經末流旣濫不可復障先是毛公孔安國諸人因魯恭王河間獻王所獻表而章之謂之古學至魏王肅注釋孝經推引古學王弼杜預從而和之宋大明中始禁讖緯之書及隋末搜天下書籍與讖緯相涉者悉焚之而緯書稍戢至唐以來則李淳風輩專明讖學而孔穎達作九經正義亦多引緯書以證其說是時唐志所存緯書尚有九部四十八卷蓋亦不能障其流也至宋歐陽公魏鶴山輩刪而正之而緯學始息然鶴山所作九經要義多引孔穎達正義之說則亦豈能盡斥而遠之哉本朝王子充以爲緯書盡亡今所存者惟易緯乾鑿度不知六經緯書世尚有繕寫之者不止一乾鑿度已也

又曰讖緯前記之外易又有坤鑿度運期讖乾元序制記書有期中候洛罪級春秋有演義圖玉

版讖孝經有中黃讖論語有素王受命讖比考讖河圖有會昌符括地象稽曜鉤握拒起帝通紀叶光篇著命篇揆命篇洛書有甄曜度寶號命錄運期共二十一種大都此等多係漢人僞作東漢人所著錄如參同契之名皆三字其爲假託者多難可斷決也

譚浚曰從曰經橫曰緯四方南北曰經東西曰緯天象定者爲經動者爲緯文心曰經顯聖訓也緯隱神教也緯之成經猶絲麻不襍布帛乃成若讖緯乃書之曲說桓譚尹敏張衡荀悅論之詳矣

項德棻曰秦火六經隋火七緯

黃秉石曰漢好讖緯極爲不經僉謂起于哀平之世然公孫卿稱黃帝鼎書其作僞者也史記天官書曰雖有明天子必視熒惑所在注言春秋文曜鉤有此語是則讖緯之說久矣

孫穀曰緯候之興其生於河出圖一語乎自前漢世有河圖九篇洛書六篇云自黃帝至周文王所受本文又別三十篇云自初起至於孔子九聖增演以廣其意葢七緯之祖也其錄有曰括地象曰絳象曰始開圖皆以鉤山河之賾曰帝覽嬉曰稽曜鉤皆以扶星象之予曰挺佐輔曰握矩記皆以闡運歷之要而又有帝通紀眞紀鉤著命祕徵要元考曜視諸緯爲富云

顧炎武曰史記趙世家扁鵲言秦穆公寤而述上帝之言公孫支書而藏之秦讖於是出矣秦本紀燕人盧生使入海還以鬼神事因奏錄圖書曰亡秦者胡也然則讖記之

興實始於秦人而盛於西漢之末也　又曰自漢以後凡世人所傳帝王易姓受命之說一切附之孔子如沙邱之亡卯金之興皆謂夫子前知而預爲之讖其書葢不一矣魏高祖太和九年詔自今圖讖祕緯及名爲孔子閉房記者一皆焚之留者以大辟論舊唐書王世充傳世充將謀篡位有道士桓法嗣者自言解圖讖乃上孔子閉房記畫作丈夫持一竿以驅羊釋云隋楊姓也干一者王字也王居羊後明相國代隋爲帝也世充大悅詳此乃似今人所云推背圖者今則託之李淳風而不言孔子

胡渭曰圖讖之術自戰國時已有之漢武帝表章聖籍諸不在六藝之科者皆不得進及其衰也哀平之際緯候繁興頗附六藝而無所忌憚王莽矯用符命光武尤信讖言鄭興賈逵以附同稱顯桓譚尹敏以乖忤淪敗自是習爲內學實六經之稂莠也

按緯讖之書相傳始於西漢哀平之際而小黃門譙敏碑稱其先故國師譙贛深明典奧讖録圖緯能精微天意傳道與京君明則是緯讖遠本於譙氏京氏也徵之於史如亡秦者胡明年祖龍死楚雖三戶亡秦必楚已爲緯讖兆其端矣迨新莽之篡丹書白石金匱銅符海內四出於是劉京謝囂臧洪哀章甄尋西門君惠等爭言符命遂遣五威將軍王奇等乘乾文車駕坤六馬將軍持節稱天一之使帥持幢稱五帝之使頒符命四十二篇於天下不過藉以愚一時之耳目爾迺光武篤信不

ガラス使用

疑至讀之廡下終東漢之世以通七緯者為內學通五經者為外學蓋自桓譚張衡而外鮮不為所惑焉其見於范史者無論謝承後漢書稱姚浚尤明圖緯祕奧又稱姜肱博通五經兼明星緯載稽之碑碣於有道先生郭泰則云考覽六經探綜圖緯於太傅胡廣則云探孔子之房奧於琅邪王傅蔡朗則云包洞典籍刊摘沉祕於郎中周勰則云總六經之要括河洛之機於大鴻臚李休則云既綜七籍又精羣緯於國三老袁良則云親執經緯隱括在手於太尉楊震則云明河洛緯度窮神知變於山陽太守祝睦則云七典並立又云該洞七典探賾窮神於成陽令唐扶則云綜緯河洛出[illegible]七緯於酸棗令劉熊則云敦五經之緯圖兼古業覈其妙七業勃然而興於高陽令楊著則云窮七道之奧於郃陽令曹全則云甄極毖緯靡文不綜於藁長蔡湛則云少耽七典於從事武梁則云兼通河洛於冀州從事張表則云該覽羣緯靡不究窮於廣漢屬國都尉丁魴則云兼究祕緯於廣漢屬國候李翊則云通經綜緯至於頌孔子之聖稱其鉤河摘雒蓋當時之論咸以內學為重及昭烈即位羣臣勸進廣引洛書孝經緯文蕭綺所云讖辭煩於漢末不誣也然鄭康成注周官目孝經緯為說賈公彥疏以漢時禁緯故則又未始不禁之矣自晉以降其學寖微然釋慧皎作高僧傳稱法

護博覽六經游心七籍沈約作宋書於天文五行符瑞亦備引緯候之說蕭子顯南齊書志亦然而周續之兼通五經五緯號爲十經直至隋焚禁之後流傳漸罕乃孔氏賈氏徐氏猶援以釋經杜氏歐陽氏虞氏徐氏編輯類書閒亦引證今則樊英傳注所載隋唐經籍志所錄太平御覽所採學士大夫能舉其名者寡矣

經義考卷二百九十八終

弟孫休奕覆校

ガラス使用

898
209

ガラス使用

帝國圖書館藏